

武俠小說

烏龍山

續集

鄭証因著

武俠

小說

烏

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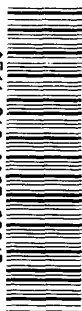
山

續集(續火焚少林寺)

鄭證因著



上海圖書館藏



AS41 212 0025 86248

507313

武俠小說

烏龍山

續集目次

第四章

隱古剎亂點飛蝗恃勇

犯龍山

.....一

第五章

伏龍谷羣俠寄跡密議

救福王

.....二四

第六章

涵虛僧一枝鐵鏟摧敵

奏全功

.....五二

烏龍山

續集（續火焚少林寺）

鄭證因著

第四章 隱古刹亂點飛蝗恃勇犯龍山

宏慈大師雖說那麼有涵養，也覺慚愧，面色微紅，向鐵劍先生道：「方才查出福王似在那水心亭內，可是我們入金陵城，風聲早洩，敵人竟早有提防，沒容闖入水心亭，竟遇一般能手，在互相力拚之下，勢不均，力不敵，只好先行退出總督府，再作打算，免得圖謀盡成畫餅，有負掌教期望之愆，老衲等只好忍辱退出，但是已連番遇到了兩位風塵異人暗中相助，我們這才安然離開總督府，內中有一位仗利劍，武功卓絕的異人，頗似展大俠，展大俠可入了總督府麼？」鐵劍先生微微一笑道：「這真是笑話，我好好的留在盤山嶺，大佛寺中，我又沒有分身術，那會離開廟中，遠去金陵城內。」宏慈大師正色向鐵劍先生道：「此番老衲等，總督府所遇的一般江湖能手，個個全是勁敵，並且他們耳目靈警異常，我們從嵩山下來，行踪任憑如何隱秘，似乎他們已得了大概的情形去，雖然還不知道我們是嵩山少林寺派下來的，像他們在水心亭那番佈置提防，並且口口聲聲，說是張網捕魚，明明是要着我們自上釣鉤，這種舉動，既顯得驕狂過甚，更顯出目中無人，將來的事，我們想要暗中下手，恐怕未必能如願？據老衲們看，事情還得及早下手，夜長夢多，若容他一切從容佈置，再經過昨夜大鬧

後花園，就算是打草驚蛇，既已動了他，我們索性就伸手去作，老衲想事情無須耽擱，今夜我們還要二次下手，再和這般惡黨週旋一下，無論如何也得查明福王的下落，是死是活，是否真個在水心亭被困？」鐵劍先生雙眉微蹙，似乎對於這件事十分憂慮，決沒有必勝的把握，也只好答道：「盡人力聽天命，竭盡我們本能，和惡魔週旋到底，倒也爽快。」淨業大師向鐵劍先生道：「一般敵人中，叫我看以那亂點飛蝗韓驥跟着大內一等待衛蔡金彪最爲扎手，這兩個強敵，全是一身內外勁的功夫，得師門祕傳，軟硬輕功，都已到了火候，不能先把這兩個強敵除掉，想救福王，勢比登天。」鐵劍先生點點頭道：「萬想不到清廷竟有這般手段，網羅了這般能手，全是庸中佼佼，鐵中錚錚，這真是天意該當，有這麼兩個強硬的對頭，事情那會不扎手！可惜這金陵一帶，缺少一個要緊的人物，此人若不離開江浙一帶，他就是不爲這場事多伸手，他也不肯容這一般貪圖利祿，昧却天良，取功名富貴的惡魔們任意猖狂，一切事太不湊巧，老禪師們若是早來十天，我尙可把此人挽留下。」宏慈大師愕然問道：「展大俠，所說的究屬何人？有這樣驚天動地的本領，展大俠可否見告？」鐵劍先生遂說道：「禪師們大約對此人也有些耳聞，此人名叫青衫客千里獨行金兆毅。」宏慈大師等師兄弟四人，齊帶着驚異的眼光，看着鐵劍先生，心一大師却向鐵劍先生問道：「這位青衫客行道江湖，遊戲三昧，行踪飄忽，隱現無常，二十餘年在大江南北一帶，就沒有人知道他落脚的地方，難道他就住在金陵附近麼？」鐵劍先生微微一笑道：「豈止住在金陵附近，這烏龍山盤山嶺古剎叢林，也正是這位風

塵大俠舊遊之地，可惜我們緣慳一面，他已經往長江上流去了。」宏慈大師等全在十分惋惜着，但是師兄弟四人，雖則夜入總督府，沒討得什麼好來，不過這師兄弟四人信念甚堅，奉到掌教法牒之後，爲了接引朱德疇，關係着少林寺興衰大事，師兄弟四人，一下嵩山，已具決心，事情不能辦個功德圓滿，寧可落個骨化形消，中途決不肯放手，所以到現在勇氣決不稍餒，和鐵劍先生談些現在事，更互相推測將來的結果，追索敵人出身來歷，時光易過，已近黃昏，這盤山嶺是一個極僻靜的所在，只要一到黃昏，立刻算斷了人跡，順着嶺頭，一片片古柏蒼松，被曉風吹着，發出很大的濤聲，更顯得這座大佛寺，陰森可畏，廟中既沒有香火，更沒有僧道，鐵劍先生不過暫寄俠踪，在這種殘破倒塌的廢廟中，將就着住下，只憑那第二層大殿內，那二十一具棺木，入夜之後，真是鬼氣森森，莫說是夜間，就是白天，打柴的樵夫，誤走進來，看到這種可怕的景象，也是狂奔而去。這時月光才從東方湧起，將將的照到盤山嶺幾座較高的嶺頭，下面還在黑沉沉，監院宏慈大師和淨業大師心一大師淨天大師，已經各自收拾好，預備起身，宏慈大師心意中本是想請鐵劍先生慷慨相助，但是不肯貿然開口，鐵劍先生忽然從昨夜起對於這件事，竟有些漠不關心，連句客氣話也沒說。宏慈大師遂招呼着師弟，趁着天色尙早，從盤山嶺這裏起身，雖然是道路熟，入金陵城，進總督府，也得到二更之後，時間上不能再就攔下去，向鐵劍先生告別，鐵劍先生却是含糊答應，宏慈大師等仍然從那破牆缺口出來，順着廟牆轉往廟前那片松林，鐵劍先生却在停身止步，口中在說着：「祝禪師們一帆風順，馬到

成功。」宏慈大師等忙答着：「但願如展大俠所言，是我少林派之幸。」二下裏立時分手，師兄弟四人直撲松林前，把這段廟牆才走過一半來，淨天大師突覺得偏左側樹頂子一帶，唰的一聲響，這種聲音很長，似乎有一頭巨鳥掠着樹頂子而過，可是有五六株粗可合抱的樹帽子全發着同一的聲音，淨天大師走在最前面，却往後猛退了一步，脚尖一點地，已經騰身而起，飛縱上樹巔，竟施展開草上飛行的絕技，想要搜查上面響聲，究竟是何物。淨天大師直到把這片樹林的樹頂子走遍，那有一些蹤跡，反有許多夜宿枝頭的巨鳥被驚起來，一陣在空中盤旋長鳴。淨天大師已經翻身落在了山坡上面，這時宏慈大師淨業大師心一大師也跟蹤趕到，彼此倒互相會意，用不着再問，把身軀全是十分隱祕着，因為宏慈大師認為烏龍山盤山嶺並不是什麼十分安全之地，這裏極容易洩露蹤跡，順着盤山嶺的山道，沿着邊山翻了下來，離着下面尙有三四十丈，山道是盤旋曲折，師兄弟四人正往前走，耳中忽然聽得前面一個小山灣，那邊似有叱咤之聲，宏慈大師首先騰身而起，飛撲了去，轉過這段小山灣，遠遠的望到山道，較比平坦之處，有兩條黑影，倏起倏落，忽進忽退，可是這兩人身形的巧快，幾乎難以形容，宏慈大師盡着力的辨別，只看不出這兩條黑影，究竟是何如人，因為自己身當重任，現在實不敢多管閒事，自己始終沒把身形現出來，心一大師等也跟蹤趕到，宏慈大師舉手示意，叫他們各自找隱匿身軀之地，索性看看是甚麼人在深夜間來在盤山嶺尋仇報復。這師兄弟四人剛把身形隱匿好，內中一條黑影，似乎已經輸了招，一個鶴子鑽天，竄起有兩三丈高，往山道下面退去，後面這個却

是發聲狂笑道：「鼠輩，敢來窺視我盤山嶺大佛寺，我看你怎樣逃出盤山嶺去？」宏慈大師等這次可聽得清清楚楚，趕情發話的正是鐵劍先生，宏慈大師才待發聲招呼，這位鐵劍先生已經人隨聲起，撲了下去，起落之間，身形已然沒入黑影中，宏慈大師方要招呼師弟們各自把身形施展開繞捷徑堵劫來人，就在話說到一半，淨天大師突然一回頭，竟看到盤山嶺上大佛寺一帶陡現火光，忙招呼：「師兄，大約入盤山嶺的不止一人，這座廢寺還要被人付之一炬麼！」宏慈大師帶着怒聲答道：「那可容不得他們任意猖狂，倘若真個火焚大佛寺，那二十一具英魂忠骨如何交代？」這四位俠僧各自把輕身術施展起來，嗖嗖的縱躍如飛，反撲盤山嶺的嶺頭一帶，那火似乎並沒從大佛寺正式的大殿點起，竟是從旁下手，一定是向鐵劍先生所住的那兩間草房放火焚燒，這種舉動越發令人可恨，四位高僧，身形連連縱躍，倏起倏落，順着這道盤山嶺往上撲來，相隔越近，那火光忽然暗淡下去，並且不時聽到唰唰的折枝落葉之聲，那火星子却在滿天飛舞，趕到這師兄弟四人撲上嶺頭，離着大佛寺只有五六丈遠，宏慈大師身形頭一個貼着東廟牆下往上撲去，並且遠遠已經望到破牆頭內，鐵劍先生所住的那兩間草房，已被燒去一角，緊挨着屋後的荒草和一片小樹林，反倒被牽引得烟火騰騰，蔓延了一二十丈遠，宏慈大師怒不可遏，雙掌交錯，往草屋前撲去，身形才往下一落，突然從草房的對面，大佛寺的最後一層大殿，殿頂子上，飛縱下一人，身輕如燕，巧快輕靈，手中提着一條烏金蛇骨鞭，這條鞭長有六尺半，通身漆黑，胡桃粗細，週身是三十二個骨節，往下落時，帶着一股子勁風，猛向宏慈大師

擡頭蓋頂砸了下來，宏慈大師從昨夜就是赤手空拳，因為自己擅於使用的一條月牙方便鎗，攜帶着十分不便，所以只憑一雙鐵掌，入龍潭闖虎穴，遇到大敵當前，毫無所懼，此時這條烏金蛇骨鞭一砸下來，宏慈大師身形微往右一閃，這條烏金蛇骨鞭，從左耳旁落下去，兩下相離過近，宏慈大師已然辨別出手的人，正是總督府最厲害的勁敵陰陽臉子蔡金彪，宏慈大師此時把鞭頭讓過，右脚往前一步，左掌隨着往外一推，身形欺進去，向這陰陽臉子蔡金彪華蓋穴下猛打了去，蔡金彪這一鞭砸空，宏慈大師的鐵鎖橫舟的掌法已到，掌風勁疾，沉實有力，蔡金彪他趕緊的左脚尖順着地面往身後右側一滑，暗中用上掌力，身形隨着一轉，把手中這條烏金蛇骨鞭猛然帶着一個盤旋，橫掃千鈞，直向宏慈大師攔腰纏來，宏慈大師肥大的僧袍，兩支袖管，往起一抖，身形已然騰起，向旁邊六七尺外落去，陰陽臉子蔡金彪這一鞭掃空之下，認為自己以這種成名的兵器，若是勝不了宏慈大師，一世英名可要付與流水，好個陰陽臉子蔡金彪，手底下變化得也真快，這條烏金蛇骨鞭，一個烏龍穿塔式，竟是追着宏慈大師往起縱的身形點去，這種烏龍穿塔，完全憑掌力的功夫，一條軟兵刃，往外一抖，竟如一條鐵槍，能點能扎，並且傷人很重，宏慈大師此時可是十分危險，就在這剎那間，心一大師焉肯再袖手旁觀，把背後所措的一雙弧形劍，早撤在雙掌內，提丹田氣，脚底下一用力，飛縱起來，用右手這支弧形劍的刀子，往烏金蛇骨鞭的鞭身上，猛一掛，左手的弧形劍隨着身形微往下一落，已經從自己右臂下和那烏金蛇骨鞭的底下橫推了出去，這一來，陰陽臉子蔡金彪，這手烏龍穿塔的絕招，完

全被心一大師給破了，心一大師雙手的弧形劍，已經算全用上，身體同時全落在嶺頭，陰陽臉子蔡金彪這條烏金蛇骨鞭只要不撒手，自己的胸前和左肋非被他弧形劍滑傷不可，就在危機一剎那間，從左邊的一片亂石崗頭，飛縱起一條黑影，鶴子鑽天往起一拔，直上直下的好像量好了尺寸一般，往下一落，他整整的落在了陰陽臉子蔡金彪和心一大師的當中，兩支薄底快靴，左腳踩中了烏金蛇骨鞭，右腳踩中了心一大師左手的子母鴛鴦鉞，這兩般兵刃全往下一沉，此人却一騰身，仍然飛縱起來，往旁出去六七尺落在地上，口中說道：「好大胆的一般凶僧們，竟敢隱匿在盤山嶺大佛寺，任憑你們雖有托天本領，韓大人看你們怎樣逃出法網？」這個以輕功絕技巧破心一大師子母鴛鴦鉞的絕招，他正是亂點飛蝗韓驥，此時宏慈大師和淨天大師見總督府一般能手，竟是這麼趕盡殺絕，居然敢到烏龍山盤山嶺，此地踪跡已然敗露，無法立足，不和他們一拚，還等什麼？宏慈大師口念着：「阿彌陀佛，孽障們，大約到了惡貫滿盈之日，老衲等，成全你們吧。」雙掌一錯，立刻猛撲上來，直奔亂點飛蝗韓驥，心一大師一對弧形劍，淨天大師一口戒刀，雙雙把陰陽臉子蔡金彪二次包圍，那淨業大師却趕這時把那兩間草房偏着北邊一角被燒的餘燼，完全撲滅，可是鐵劍先生所追趕那人，到此時全無踪跡，也不見回來，這四位高僧，全認為敵人，已經用了最後的毒手，竟是趕盡殺絕，此番不止於福王不易營救出來，連這寄跡金陵，暫時隱身之地，全被人挑了，不容你呆下去，有何面目活在人間，四位俠僧，各自把一身本領盡量施展出來，今夜這種凶殺狠鬥，另有一番氣象，這位宏慈大師竟把少

林寺三百二十八手神拳施展出來，那亂點飛蝗韓驥，雖則是武勇出衆，功夫驚人，但是少林寺嫡傳拳法，畢竟不同，兩下裏只走了二十餘招，亂點飛蝗韓驥，已經覺出不是對手，他忽然虛點一招，騰身飛縱起，往那東邊的草房頂子上一落，宏慈大師明知他又要用暗器傷人，厲聲叱道：「韓驥，你把你那看家本領盡量施展出來，老衲正想領教你幾手亂打銀丸一掌連環彈的絕技。」口中喝着真個毫無所懼，只往南偏了偏，騰身一縱，撲了上來，這兩下裏一追一逃，全不過剎那之間，那亂點飛蝗韓驥，背着身子，身軀往下一矮，作勢往房後竄去，可是他並沒真實起來，宏慈大師這一撲上屋頂，左脚剛找到簷口，忽然亂點飛蝗喝喊聲：「打！」打字聲音才發出，四點銀星竟奔宏慈大師面門前胸左右兩肩同時打到，宏慈大師右腳趕緊用力一點草房的前簷口，雙臂一分，左脚往房簷子下一探，竟用脚尖挑住木椽子，身軀往後一仰，仰面朝天，向後倒去，看看好像倒摔向房下，一剎那間，這四粒銀丸，全從宏慈大師仰着的身軀上面，打了過去，絲毫沒傷着宏慈大師，宏慈大師身軀往後一沉，跟着雙臂一振，又往起翻上來，可是右掌中嘶的輕微風聲，三枚金錢鏢，同時打出去，人也同時縱落在房頭，這三枚金錢鏢，打出手去，亂點飛蝗韓驥，他竟施展那輕靈巧妙的手法，全憑食中二指，把三枚金錢鏢，完全點落房坡，這位少林僧也明知道不易傷他，他是打暗器接暗器數一數二的人物，不用出奇制勝絕妙的手法，決難在暗器上勝了他，金錢鏢出手，人已跟蹤而上，亂點飛蝗韓驥，他雖然武功本領實有過人之處，但是對付這種少林寺會下數十年苦功的嫡傳高僧，對付着也覺十分吃力，自己

暗中一打主意，要想收拾這般僧人，不能只憑力敵，還須用智取，才可操勝算，好在這裏已經查明那朱德囑並不在這裏匿跡潛踪，盤山嶺經過我們這一來，量他們也不敢再在這裏盤據，不如示意蔡大人暫時先撤回去，所調來的喬裝改扮官兵，不必叫他們動手，何必徒傷多少條性命呢？韓驥心中盤算着，宏慈大師雙掌帶着風聲，已連遞了三招，亂點飛蝗韓驥，封、攔、格、架，閃避靈活，他只守不攻，韓驥忽然虛點一招，向後一縱，已然竄到對面的半倒塌破牆頭上面，口中更招呼着：「請蔡大人網開一面，念他們是出家僧人，受人蠱惑，才作這種大逆不道事，大人請退下來，卑職有話向他們交代一下。」陰陽臉子蔡金彪，雖然是大內領侍衛的首領，他可是對於亂點飛蝗韓驥言聽計從，十分信任，立刻把烏金蛇骨鞭用了手秋風掃落葉，一個盤旋橫掃，把心一大師淨天大師全迫得往後一退，陰陽臉子蔡金彪立刻腳下輕輕一點，一個燕子飛雲縱的輕身絕技，凌空拔起，竄起足有三丈多高，從心一大師頭頂上躍過來，往第二層大殿的西配殿殘留的一半房脊落去，淨天大師心一大師正要奮身追趕，可是眼中看到淨業師兄撲滅餘燼後，竟是不知去向，心中一動，把身形停住，宏慈大師也是雙掌交錯，站在草房頂子上，要聽那亂點飛蝗韓驥倒是講些什麼？只聽亂點飛蝗韓驥跟着說道：「僧人們，你們的出身來歷，你韓大人也不便再給你們說破了，姓韓的現在雖然吃着朝廷俸祿，當的是官差，可是萬朵桃花一樹生，天下武術是一家，何況彼此並沒深仇大怨，姓韓的從入江湖道以來，以至入了大內，作專光明磊落，我們此番奉命到江南，現在所要緝捕歸案，不容他逃脫的，只是朱德囑一

人，你們此番分明是有意爲那叛亂未成，已遭失敗的福王，或者是協助那朱德疇而來，和尙，你們全是五六十歲的人，佛門中修爲多年，應該知道順逆。天道，現在大明的氣數，完全告終，那一個叛亂謀反能夠成了事，不過終於滅亡，一個佛門弟子，何必跟着造這種殺孽，漫說江南地面，有我們弟兄在，容不得你們任意猖狂，並且北京城已經二次派了十幾名武林中能手，兼趕奔金陵，量那朱德疇難逃我們掌握，好在我們所奉的御勅，只是要捕拿朱德疇一人，並不牽連他人，現在你韓大人體好生之德，從昨夜我就一再的向蔡大人請求網開一面，你們一切的行爲，先不要稟明兩江總督，今夜我們來到烏龍山盤山嶺，所注意偵查的，就是那朱德疇一人，好在他果真並沒落在這裏，不過那裏隱匿的那個江湖道朋友，竟也敢公然抗拒，和我們動手，他不過是徒自取辱而已。現在明白告訴你們，限你們三日內，立刻離開金陵地面，我們決不再追究你們過去的一切，倘若執迷不悟，恐怕你們再想回少林寺，那只有等待來生。和尙，不信韓大人的話，你們單獨的只管往盤山嶺下走一遭，就可以試一試是否能走得開，也就相信，我們尙有力量把你們捕拿歸案，言盡於此，聽也在你們，不聽也在你們，我們尙需要搜索那甘心附逆，故意和我們爲仇的朱氏餘孽，三日後倘然不走，你們也就知道北京城所下來這一般武林中朋友手段如何了。現在你們如敢再行抗拒，可怨不得你韓大人手狠心毒，我這號令一起，烏龍山盤山嶺這一帶叫他全數化爲灰燼，寸草不留，你們也休想再逃出嶺去！」宏慈大師聽到亂點飛蝗韓驥這番話，明知道他尙有陰謀，可是他們身在兩江總督身旁，已經有反客爲主之勢，官家

的勢力，他們當然可以盡情使用，雖然師兄弟們尙還不致於像他說的就能被他困在盤山嶺，但是他們倘若真個已調官兵潛伏盤山嶺一帶，此時在和他們力拚之下，官兵再一攻山，山林樹木，隨着遭殃，何必造這種無味的孽，好在他說出三日之約，尙有時候從長計議，遂向韓驥說道：「韓大人，你所說的僧人們也明白，你尙顧全着，江湖的義氣，可是桀犬吠堯，各爲其主，韓大人你既知道你是奉朝廷的御旨，不得已而來，僧人們雖然皈依佛門，然而既然學了這身武術，俗緣就未能斷絕，此番來到金陵，受朋友所託，我們這麼勞而無功，絲毫未能爲他人盡力，就離開金陵，太以難堪。不過，韓大人你這番盛意，不能辜負，好在韓大人所說是三日之約，在這三天內，我們師兄弟也要從長計議一下，到那時僧人們也許毅然離開金陵，從此不再管紅塵中一切恩怨，遠走邊荒，尋那深山古洞，避地清修，可也許願意把這臭皮囊留在金陵城內，韓大人三日後也就可見分曉了。不過，韓大人你既口口聲聲作事光明磊落，不同那江湖道上一般宵小之輩，倚權仗勢，任意橫行，僧人們決不是福建和嵩山兩處少林寺的門下，我們十幾年來，就沒有正式的廟宇，並且師兄弟四人，志同道合，全喜歡遊山玩景，所以到處去訪名山，尋古刹，十餘年來走遍了中原各省，此番入金陵是不得已而爲之，若是嫁禍於人，無故的叫別人受了牽累，我們可造了孽！韓大人，蔡大人，你們現在全在大內當差，一句話就能夠把數千年的古刹禪林付之浩劫，僧人們只求你不要造這種孽才好！大人們只管請吧。」亂點飛蝗韓驥向陰陽臉子蔡金彪招呼了聲：「蔡大人，我們得趕回金陵覆命，叫他們在這三天內打定了自己生

死關頭，我們立刻回去吧。」陰陽臉子蔡金彪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向宏慈大師喝道：「僧人，韓大人一力的要開脫你們四人，你們可要放明白些，真敢辜負了我們一番好意，漫說金陵城一帶，就是這江南數省，也叫你們走不脫，現在是你們自己撿生死兩途的時候，三日後，也就叫你認識了蔡大人手段的厲害。」說到這，向韓驥一揮手，各自騰身飛縱，從那斷瓦頹垣的破廟頂子上，如飛而去。這般勁敵剛剛走後，宏慈大師等正在商量着趕緊去尋找鐵劍先生，和淨業大師，忽然廟的西南一帶，飛縱起兩條黑影，一前一後，直撲草屋前，宏慈大師道：「他們全回來了。」大師等迎向前來，果然是鐵劍先生和淨業大師，見鐵劍先生依然神色自若，決看不出是將將和強敵動過手，可是淨業大師反倒喘吁吁，似乎有些勞累過度的神情，宏慈大師就明白定是師弟和鐵劍先生較量上輕身飛縱術，宏慈大師向鐵劍先生道：「展大俠，你對付的究竟是何人？」鐵劍先生道：「我對付的是三星趕月石秋原，這個惡徒，武功本領雖是得自名師傳授，但是火候稍差，只是他所用的這口刀，過於陰毒了。」宏慈大師等一邊隨鐵劍先生往裏走着，一邊聽鐵劍先生展翼霄逝石秋原這口奇形的兵刃，他這口鈎鐮鎖口刀，並不是像平常鈎鐮刀的形狀，明明是一口厚背鬼頭刀，不過刀頭大，比較平常所用的加了一倍的厚，刀頭近刀背這邊，厚達五分，這種兵刃，真個要是純鋼打造，居然能隨意運用，也就很難得了。可是他這口刀，在刀頭四寸下暗藏機簧，在和敵人動上手時，只要他的刀和敵人兵刃一搭，他暗中把刀盤的機簧樞紐撥動，從刀頭的近刀背後，同時崩出四寸長的鈎刀，如同鑲在刀背上一股牢固，

在刀身上，刀尖子下三寸處，借着機簧之力，崩出兩個刺子來，斜臥在刀頭下，敵人的兵刃，只要和他一接觸上，休想再撤回去，最陰毒的只要被他刀頭扎上，就得立時廢命，刀尖子下這兩個倒鬚刺，就能制敵人的死命，鐵劍先遊俠江湖一生，初次遇到這種情形的兵刃，所以把功夫盡量施展出來，故意的引逗着他在盤山嶺一帶連轉了三週，爲是叫他把這口刀上的功夫盡量施展出來，鐵劍先生本是安心要在今夜懲治他一下，因爲同時發現在這盤山嶺附近一帶，竟是潛伏下不少箭手，他們對我們大佛寺中人，俱懷惡念，有圍捕兜剿之心，大師請想，我在下遊俠江湖一生，真要叫他們當作匪徒看待，我有何面目再返南荒，正想設法通知大師等，趕緊預備先行撤出盤山嶺，叫他空費心機，可是不知怎的，這般敵人竟是退出大佛寺，呼應着石秋原，一同往嶺下撤去，這種情形，好生懷疑，我在下見他們走的太以突兀，不便再追趕他們，我返回嶺頭時，恰遇淨業大師，見他憤怒異常，正在追趕一個人，竟是失蹤，我這才隨同淨業大師一塊兒回轉廟前。敢問大師們，這般惡徒，來勢那麼凶，何故竟然會退去？宏慈大師把那亂點飛蝗韓驥所說的一切，完全說與了鐵劍先生。這時大家已回到草屋內，各把身上的塵土擻淨，兵刃放下，鐵劍先生此時是沉吟不語，靜默了半晌，向宏慈大師等說道：「這亂點飛蝗韓驥，這種對付我們，分明是含着陰謀詭計，他們定然要在金陵城內，竭盡智謀佈置一切，來對付我們，若不然他焉能這麼大仁大義，這種狂徒，喪心病狂，沉迷難返，現在已是各走極端，他們定然要設法把我們一網打盡，才是他們真實心意，所以我認爲盤山嶺大佛寺這裏，他們決不

會再來了。」宏慈大師點點頭道：「老衲也正這樣想，昨夜我們金陵城總督府的舉動，算是給了他們極大的難堪，他決不會再以江湖道義爲重，叫我們脫身網羅，我們正好將計就計，和這般鬼魔們作最後的一拚，倒要看看結果是鹿死誰手。」鐵劍先生點點頭道：「現在也只好這麼去作了，現在離着天明尚有半夜，大師們何不隨着下去訪一個人。」宏慈大師道：「尊友現在什麼所在？」鐵劍先生道：「離着我們盤山嶺不過七八里之遙，貼近獅子山下，有一個極荒涼的小小村落，我這摯友，就寄跡在那裏。」宏慈大師又請問姓名，鐵劍先生微笑着道：「現在恕難奉告，見着此人時，立會知道他是何如人了。」宏慈大師見鐵劍先生言辭閃爍，自己也不便再往下追問，鐵劍先生略微收拾，立刻率領四位高僧，離開大佛寺，直撲嶺下；出口後鐵劍先生用手向道旁一指，向宏慈大師等說道：「大師們請看，這般惡徒果然安定了惡念，要把我們，置之死地，方肯甘心，這一帶地上的青草和山花，完全被踐踏過，此番他們帶來的人，還是真不少，大約總在二百多名左右，他們竟敢這樣對付我們，我們倒也無庸再有什麼顧忌，現在只有各憑本領，放手去作。」宏慈大師等也覺憤慨萬分，一行五人順着嶺邊往前走四五里來，鐵劍先生已經橫穿着嶺邊的道路，竄向對面一帶山崗子，這一段道路十分難走，各自把輕身術施展開，輕登巧縱，眨眼間又出來二里多地，鐵劍先生忽然折轉方向，順着這段亂石崗下一條小道緊走下來，出來約有兩箭地，竟走進一個小山口，這山口下以及山口內的道路，更是崎嶇難行，可是鐵劍先生好像是常常來往這條路，雖然進小山口後，越發陰沉黑暗，連星月

之光全看不到，鐵劍先生却能躲避着一切危險之處，道路是越走越高。可是看不出是否向峯嶺走上，宏慈大師忍不住低聲問道：「展大俠，這究竟是什麼地方？金陵附近，尙還沒聽說有這麼個險要的所在。」鐵劍先生道：「老禪師，此處名伏龍谷，是一個死谷，並不出名，裏面連林木全少，只長些荒草棘荆，可是野狼很多，附近的鄉民們，把這伏龍谷看成一個死地，輕易沒有進來的。」宏慈大師暗中懷疑，從一進小山口起，一直走出這麼遠來，人跡是不會有的，可是一間土房草屋，也沒有看到，足見這是一個斷絕人跡的地方，展大俠領我們到這種地方，究竟有何圖謀，竟不肯吐露一字，實有些不近人情了，但是因爲他的行爲方正，俠名早著江湖，他決不會辦出悖情悖理的事來，宏慈大師只好隱忍着不往下追問。這時眼前的道路，忽然開展，前面正式的看出山峯矮嶺，峭壁石崗，比較才入山口那一段道路，險峻的情形，大有不同。這時，斜月疎星下，看着前面模糊不清的道路，鐵劍先生此時順着東邊一道小山坡，撲上一道矮嶺，這道山嶺也就是十幾丈高，宏慈大師等跟蹤而進，大家所走的地方，正是嶺壁的左側，五六尺寬的傾斜山坡，宛延而上，離着嶺頭還有五六丈遠，宏慈大師等因爲鐵劍先生此行神色上十分鄭重，並且時時在用話警戒着少林高僧們，不要認爲深山野谷就可以不避一切，一般虎狼爪牙，盡在金陵，爲得搜捕他們急於得而甘心的對手，偵騎四出，到處全有他們散佈的人，所以得時時注意提防。少林僧等入伏龍谷，先前因爲道路黑暗，形跡上不用怎樣隱蔽，現在已經望到星月之光，所以尊重着鐵劍先生的意思，一路上各自散開，時時找那足以隱蔽身形之處，往

前淌下來，每一個人相隔着至少有丈餘遠，鐵劍先生正往這道嶺頭上撲去，脚下是很快，宏慈大師見他忽然把身形一停，一斜身反縱回來，落到宏慈大師近前低聲說：「趕緊往下退。」宏慈大師也翻身一縱，已經竄下兩三丈來，可是鐵劍先生並沒跟着往下退，身形往嶺壁上一貼，宏慈大師這時因為再往下縱身，正有丈許長的一段山坡，因為山形的關係，被星月之光照得清清楚楚，自己倘若再一縱身，嶺上若果然有人下來，定然被他望見，宏慈大師也往嶺壁一貼，暫把身形停住，這時從嶺上面飛縱下一人，一身短裝，背插單刀，從嶺頭下來，三四丈遠，他並沒緊跟着往下走，脚下也停住，竟是低着聲音，連招呼了兩聲：「玉川，你還不下來？我疑心你走在頭裏，你是越練越懶，往後不如乾脆求求老大人，把你調到大班上，養老送終好了。」這個人口中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譏諷，他話聲才落，忽然從嶺壁這邊距離那個夜行人停身處，數尺遠，在嶺頭上唰的草一響，一條黑影，竟是飛墜在山坡上，宏慈大師心中一驚，因為先前聽那個夜行人發話招呼，分明他這個伙伴，是個不大高明的廢物，出乎意外的，這人身形竟是這麼巧快，六七丈高的嶺頭，並且是直上直下，不能往遠處縱，身形得緊貼着山壁往下落，這完全得輕身術，有極好的功夫，才敢這麼施展，這人一下來，只見他年紀大約也就在二十多歲，生得瘦小枯乾，黃焦焦的臉面，雙道細眉毛，一雙三角眼，尖鼻子薄片嘴，兩眼神光十足，也是一身短裝，下面打着裹腿，穿着一雙魚鱗沙鞋，在裹腿上插着一對手叉子，身形站穩，向發話這個冷笑一聲道：「小周，你總是狗眼看人低，處處瞧不起人，我知道今夜罰你這麼一

趙，你總心裏不高興，明着不敢拿我這件事和我爲難，繞脖子想罵我幾句解恨，我說的是不是？」說話間他們脚下已經移動，順着山坡，往下走，先前下來那個夜行人哼了一聲道：「玉川，你要是這麼信口罵人，咱哥兩個，從此可沒交情了，我不過是一句玩笑話，你倒認起真來，玉川，你可要看明白了，我周金榜，準是個血心的好朋友，我還是心裏有什麼說什麼，方才你說的一點不假，今夜你冤我了，我實不甘心，這伏龍谷，除了幾隻野狼，還能找出什麼來？你偏偏的說定了這是一個極有嫌疑的地方，我們不能把這個地方放過去，可是現在又該如何？死了心吧！再說，我們也不是應該應份的辦這案，大內下來那麼多人，你看那個狂勁兒，眼空四海，目中無人，我們在江寧府吃這碗官差飯，他們那把咱們放在眼內？依我看，還是少管這種閑事，就是真個的我們憑本事踩緝着點兒的蹤跡，玉川，準得落個勞而無功，人家是奉皇上旨諭來的，這案就是辦下來，別說是江寧府，連兩江總督也不敢多問一字吧。」那個瘦小枯乾的少年，帶着生氣的情形，忽然把脚步停住，他們兩人這時，可已經從宏慈大師身旁走過去，那個少年，斜着身子，向那叫周金榜的恨聲說道：「小周，到現在你還是不知我的心意，我方玉川，決不是想在這一案上討好，巴結差事，弄外快，這是關係着我們爺們的臉面，我方玉川現在是子承父業，小周，咱們是自己兄弟，沒有外人，吃這份差事傳傳代，在外人看來，並不露臉。可是你別忘了，快手方倫，江寧府衙門口裏，四十年的班頭，自始至終，萬兒是紅的，什麼纏手的案子，全經過見過，總算是在六扇門裏叫得響，江湖道上的朋友們多少要懼他三分，

我方玉川接着幹這個差事，我不能給我爹爹把牌匾弄砸了，這一案雖說是由大內下來的人算原辦，可是點兒總落在江寧府的境內，我們是幹什麼的，真要是叫人把案辦了走，我們一些摸不着頭緒，這個跟斗比栽在陣上還厲害，所以我方玉川打定了主意，就是勞而無功，我們甘心情願，我要賣兩手，叫他們開開眼，也免得叫他們看江南地面，六扇門裏應名當差的還有能夠擔當起重大案情的主兒，不怕我們把飯作成了整個兒的貢獻給他，那算人家門有德，有那個福命，所以我這幾天，沒人理，沒人問，我時刻沒歇心，用盡方法蹀緝這點兒的匿跡潛蹤之所，烏龍山盤山嶺，我沒走在後頭，總算是報告上去，跟他們先後不差一個時辰，這伏龍谷，實告訴小周你，連今夜我已來過三次了，我認定了這伏龍谷裏非有毛病不可，今夜這麼搜尋，竟沒找到他的巢穴，叫我方玉川有些不甘心，好在我們這次還算沒白來，大約多少些可以稍一點什麼走。」那個周金榜，說了聲：「玉川，你是有些喝醉了吧？」他的話並沒全出口，這個年輕捕快方玉川，猛的一俯身，手叉子已經到了他手中，身軀一縮一伸之間，竟是騰身縱出去，竄出有三丈左右，掌中一對手叉子，猛向嶺壁前一叢五六尺高的荒草和小樹杈子撲上去，手叉子是猛往裏遞，唰啦一聲，這方玉川已經撲進去，可是裏面一條黑影，在他猛撲之間，已經早地拔葱，往上騰身躍起，向山坡下退去，這方玉川一下子撲空，只把樹杈子砍倒了二枝，他跟着嗚叱了聲：「相好的，你往那走。」一攏身，二次騰身縱起，追了下去，這個周金榜，因為方玉川動作敏捷，神速異常，他吓得反往後退了兩步。此時方看清是有人潛伏在嶺壁下，被他發覺，自

已在十分慚愧下，把背後刀撤下來，也跟蹤追了下去，宏慈大師看得真真切切，縱起這人，雖因沒辨清究屬何人，但是準知道是三個師弟之一，但是，宏慈大師此時決不現身相助，鐵劍先生也在伏身嶺壁，捕快這一發作，也沒往下面接應，輕輕一縱，貼近宏慈大師，附耳低聲道：「這兩名鷹爪孫，手底下雖然明白，我看還不足禪師們收拾，我們不必全現身，老禪師隨我來。」宏慈大師低聲答了個「好」字，立刻隨鐵劍先生撲上嶺頭，到了嶺頭上，往前看去，趕情這片死谷，地勢很大，嶺後一帶，地勢反形低窪下去，眼中所望到的地方，黑沉沉一片，崗嶺交錯，澗谷縱橫，尙不知後面有多遠的地方，可是一片陰沉晦暗之氣，鬼氣森森，鐵劍先生引領着宏慈大師，從嶺頭折轉回來，上面有兩丈多寬的地方，盡長些野樹，枝幹傾斜四出，有的把嶺頭上阻斷，鐵劍先生穿着這上面一排排的野樹，走過有半箭地，這段山嶺已經往右折轉去，鐵劍先生用手一指，向宏慈大師道：「老禪師你看，那兩個鷹爪孫居然拚命動上手了。」宏慈大師順着手指處望去，下面正是方才所過來的地方，較爲平坦的一段道路，動手的已經辨別出是心一大師，趕情心一大師隨着一同往山嶺上走，也是貼着嶺壁把身形隱蔽好，論理本可以不被捕快方玉川發覺，事有湊巧，因爲心一大師是背貼嶺壁，面向外，略分開面前的荒草亂枝，看那下來的人，忽然背後嶺壁上不知是一條壁虎，或是一條毒蛇竄過，唰的一響，心一大師趕緊往前一閃身，恐怕被毒物咬傷，終歸也沒看清是什麼，從腦後已經竄過去。二次往嶺壁上貼時，自己跨的一對弧形劍（卽子母鴛鴦劍，）因爲這種兵刃，掛在腰下最佔地方，往嶺壁上貼

時，互相碰了一下，雖則發的響聲不大，少年捕快方玉川精明強幹，足智多謀，他說話時耳中依然留意着四週，被他聽了個真切，不動聲色，仔細注意着兵刃響聲的地方，心一大師二次再往外偷窺，竟被方玉川望到心一大師銳利的眼光，所以他猝然發動，猛撲過去，心一大師猝不及防之下，幾爲他所傷，仗着武功精湛，身形輕快，一個旱地拔葱，已經退下山坡，方玉川跟蹤趕下去，最後還有淨天大師，淨業大師，也因爲公門中這種小丑，不值得師兄弟一齊動手，全把身形隱去，未肯出頭。心一大師退到空曠之處，立時和這兩個捕快動上手，可是這個少年捕快方玉川，一施展開他這一身本領，心一大師不敢十分輕視他了，他的手法，還是武林正宗，名家所傳，並且此人身形巧快得特別，起落進退，閃展騰挪，身形這種快法，若是平常的武師們，大約一遞招，走不了幾合，就許輸在他這輕巧快身形之下，心一大師看出他這身本領，固然是名師所傳，可是這人是天賦的一種骨格體質，跟常人不同，矯捷輕靈，決不是僅由功夫所能練到的，心一大師在驚異中不禁起了一種憐才的心念，手底下這對弧形劍，反倒處處留了神，恐怕尖手收招不佳傷了他要害，毀了他終身，心一大師也把精神一振，弧形劍展開，一百單八手，少林嫡傳的功夫，爲是叫他盡量施爲，看看他這麼瘦弱的身形，力氣究竟如何？那個周金榜一口單刀雖也隨着進攻，心一大師那把他放在眼內，在動手到二十餘招後，心一大師左手的弧形劍，一個「鐵鷄倒翻翅」，把周金榜的單刀捲住，一抖腕子，把周金榜的虎口震傷，單刀甩向半天，不知落向何處，那周金榜兵刃既失，虎口又傷，可是他因爲方玉川纔是自己的頭兒，

那好單獨逃走，只有找好了緊急時撒身逃命的道路，伏身那裏，暗中看着方玉川，跟這個和尚力拚，工夫一大，兩下裏走了差不多足有四十餘個照面，這方玉川他何嘗不明白這個和尚這對弧形劍，真是神出鬼沒，招術上是變化無方，自己雖然憑着身手矯捷，一對手叉子，如疾風暴雨般，奮力進攻，可是和尚依然從容不迫，看着那種身形沒有自己快，進退閃避也沒有自己靈活，只是招術一遞上去，好像是借着自己手叉子猛往身上戳之力，反倒助他身形加快，招術一遞，立刻人已失蹤，不是到了身後，就是退出六七尺去，方玉川已然明白這和尚分明是安心把自己累個筋疲力盡，叫自己認敗服輸，方肯罷手，方玉川身爲捕頭，此番是自告奮勇的要偵查欽命要犯的巢穴，並且將將的跟着老伙伴周金榜說了大話，就這麼栽了跟斗，逃出伏龍谷，那真是生不如死，不過此時勢如騎虎，欲罷不能，和尚這對弧形劍沒有自己緩氣的工夫，想逃走全不成了，方玉川年歲雖然不大，經驗雖然不多，可是他父親是公門中四十年老捕頭，從小除了教他本領之外，就灌輸他江湖道上一切知識，他比在公門中當差二十年還強得多，自己心中一轉念，我此時賣命賣得不值，把命送了全沒人知情，那可落個自己找死，萬想不到遇上這麼厲害的敵人，我不趁早找個台階一下，還等什麼？他心念一動之間，把手中的一對叉子，猛然往外一遞「雙龍戲珠」，向心一大師面門上便點，心一大師一擡頭，左手弧形劍往起一揚，向上一封，右手弧形劍已經展出來「玉帶圍腰」，向方玉川攔腰斬來，方玉川雙叉子往心一大師面門遞，本是虛招，沒容心一大師左手的弧形劍遞上去，他的手叉子猛往回一撤，正是心一大師

右手弧形劍推出來，方玉川這對手叉子猛往下一沉，「哈」的一聲，跟心一大師弧形劍劈個正着，他却趁勢一擰身，飛縱出去，身形落在兩丈外，把右手的叉子往左手一合，高聲招呼道：「和尚，在下有幾句話，得跟你交代一下，大約我們是完全出於誤會，和尚你深夜之間，在這種地方潛伏隱匿，是何居心？可是在線上走的朋友，也不妨明言，我方玉川最敬的是有本領朋友，和尚，你一個出家人，有這麼一身好功夫，實在難得！請你實話實說，我方玉川決不會與你過分爲難。」心一大師這時也把弧形劍合到一處，提在左手中，聽到方玉川的話，冷笑一聲道：「朋友，你這個話問得好生離奇，我們出家人走荒山，宿野廟，是我們的本分，至於我隱匿在嶺壁荒草亂樹內，正是因爲你，這種地方，我請問你，和那個人鬼鬼祟祟，究竟是想作些什麼？我隱身暗處，要看個明白。我這個和尚跟化小緣的不同，我是替天行道，專管人間不平事，看你兩人，決不是好人，你就是發覺我和尚隱身暗處，你也應該把我招呼出來問個明白，你竟是出其不意，動手逞凶，我和尚若是躲得不快，這條命早送在你手中，你趁早把你出身來路，和今夜到這地方是何心意，從實說與我和尚，我還許體好生之德，饒你的活命。你想動動手，就這麼算完，天底下沒這麼便宜事。」方玉川心想，這可好，沒聽說辦案的反叫綠林道的賊和尚問起口供來，這可真是笑話了。方玉川立刻顯露出本來面目，厲聲說道：「和尚，你可要擦淨了眼，看清了來人，江寧府地面，姓方的還管的着，我在江寧府効力當差，凡是在我身內線上的朋友，只恐懂得江湖道規矩，姓方的準得有個開面的地方，我對於綠林道從來不敢趕

盡殺絕，姓方的現在是出來蹤緝重要的案件，這伏龍谷頗有隱匿匪人的嫌疑，不要說說姓方的年歲輕，我這眼裏從來沒把案情看走的，今夜搜查這裏，已經是第三次，我們搜尋的「點」兒，行踪詭秘，不過他早晚逃不出姓方的手去，萬沒想到竟跟你和尙相遇，論起來，你在這種地方潛踪隱跡，姓方的伸手拾你，你是罪有應得，你要知道我們原辦的人案情重大，我方玉川身爲江寧府捕頭，像你這種嫌疑犯，只要把你拾進衙門口，照樣兒有地方收你，可是姓方的有言在前，我從來不做趕盡殺絕的事，你出家人，把你牽連上這種賊情盜案，一時半時你也不易逃出來，姓方的愛你這一身功夫，所以不願意牽連上你，有交你這個方外朋友之心，所以好好的問你，你反到要盤問起我方玉川來，和尙你這麼不識相，姓方的可要對不起你了！」心一大師聽這捕頭方玉川說完這番話，冷笑一聲道：「我和尙肉眼不識真人，原來你是江寧府捕頭大老爺，太失敬了，不過我出家人久仰江寧府那六扇門裏捕盜拿賊的朋友們，實在是對於江寧府一帶商民百姓受惠太多，方捕頭看情形尊駕不過二十餘歲，你的武功本領，我和尙雖不敢斷定準是那門那一派，可是你所學的，確是武林正宗名家所傳，以方捕頭這種年歲，體格聰明，另走正途，在江湖道上何嘗不能成名露臉，我和尙不怕口頭造孽，江寧府過去數十年間，凡是當你們這份差事的，仗這官家勢力，不知害了多少善良百姓，殷實商民造孽太深，積弊難反，任憑換了什麼縣官，他竟無法整頓你們這般爲非作惡的公門惡役，像你年輕輕的已經當了這份捕頭，方玉川，在你本身定認爲少年得志，在江寧地面抖盡威風，你一舉手之間，就能使人傾家蕩產，真

正的江洋大盜，扎手的綠林，你可真能拿到幾個？地方上每出一件劫掠偷盜的案子，真正下手作案的就許法外逍遙，不知道要牽連多少善良無辜的百姓。方玉川，你若是天良尚在，不妨回頭想一想，你從此幹下去，就讓你能夠永遠的保住這個地位，也不過當作一輩子捕頭而已，誰又見過公門中當捕快的，能夠顯親揚名，改換門庭，幹的年月越多，不過造孽愈深而已。我和尚一個出家人，以慈悲爲本，善念爲門，實在是愛惜你天賦的體格，和所學的武功，全走的是正途，爲名門正派所傳，倘有名師再行鍛鍊幾年，你的成就不可限量。可知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你陷溺未深，不難振拔，我和尚實有成全你之心，你能夠聽信我這一片良言，我和尚願作慈航，把你渡登彼岸。方玉川，你可肯聽我和尚這番話麼？」

第五章 伏龍谷羣俠寄跡密議救福王

這個捕頭方玉川聽心一火師竟會向他說出這番話來，不由噗哧一笑，向心一火師說道：「我方玉川真是晦氣，入伏龍谷竟會遇到你這個瘋癲和尚，你竟向你方老爺念起勸善文，說起古兒詞來，和你真是瞎了眼，姓方的身爲捕頭，江湖道上那一類人沒見過，我出來辦案拿賊，真要是被賊給拐跑了，那可真給我們幹捕頭的，留下大笑話了。江寧府堂堂捕頭方玉川，辦案未嘗被賊和尚給拐走，這真是江湖奇談，和尚你那是要把我渡登彼岸，你分明是要拖我下水，你是幹什麼的？我是幹什麼的？」

爽快快的講個明白，又何必弄這些花樣，姓方的雖然年輕，也不會聽你這一派胡言亂語，我本當公事公辦，把你帶到江寧府，從你身上追究別的案情，不過，我方玉川犯不上和你做這個冤家，你們出家人在江寧地面，尙還沒落什麼痕跡，我方玉川何必多結這種仇怨，和尙你要是明白事的，趁早給我離開伏龍谷，姓方的大人人物，方才的事絕不再追究，你若是真個不知好歹，仗着你一身本領，恃勇逞兇，姓方的眼前雖然人單勢孤，就讓你暫時逃出姓方的手去，一出谷口，到處有我手下弟兄，依然叫你走不脫。」這方玉川這麼隱忍着不敢再說非捕拿心一大師不可，實因爲他已經嘗過心一大師的厲害，自己真不是和尙的對手，所以才這麼盡力的讓着心一大師，心一大師哈哈一笑道：「方玉川，我和尙苦口婆心，和成全你這個少年，你反敢盡情這麼侮辱，你認爲我和尙不肯聽你的話，就逃不出這江寧府地面，可是我和尙却認爲你不信我的一片慈悲救人的好心，你竟要甘心長此陷溺下去，恐怕你難出這伏龍谷。我和尙在佛前許下誓願，我要救盡天下沉淪苦海的有爲少年，今夜遇上你就算是有緣，我和尙既然想着把你引向光明之路，我不做到了絕不放手。方玉川，你要想出伏龍谷，勢比登天。」這個捕頭方玉川此時可再難忍下去，聽和尙這話，他絕不肯叫自己好好的離開伏龍谷，現在不和他再拚一下，要糾纏到幾時。捕頭方玉川怒叱一聲：「好個賊和尙，你真敢這麼無禮，難道姓方的就真怕了你不成？」立刻身形往下一矮，揉身而進，一雙手叉子在往前一縱身，已經分到兩手內，身形快撲到心一大師近前，兩把手叉子向心一大師胸前猛戳來，心一大師是故意引弄他，拚命動手，此

時他手叉子遞到心一大師肩頭，猛往右一閃，上半身向右一沉，身軀已經傾斜過來，左手提的弧形劍，已經分到雙掌中，身形這一往右傾，方玉川兩把手叉子完全露空，他用力的往回一帶，全身向後一撤，左手的手叉子，却趁勢向左一展，又向心一大師的左肋下劈來，這種手法變得不算不疾，可是心一大師早已看清了他，手法和路數，在他左手的手叉子往自己左肋下一劈之間，心一大師左手弧形劍猛然往起一翻，用弧形劍的外刃向方玉川這條左臂上橫斬下來，方玉川見心一大師弧形劍招術遞得太快，自己不趕緊抽招換式，這條左臂非受傷不可，趕緊左脚向右一提，全身向右一擰，左臂隨着身形猛撤，左臂是撤出來，可是手叉子並沒退出來，噲的一聲，弧形劍砸個正着，這次心一大師安心叫他吃些苦子，弧形劍上用了七成力，捕頭方玉川，他就有些吃虧了，虎口幾乎震裂，左臂發麻，手掌一顫，手叉子立刻落地，他右脚一點地，騰身一縱，竄出丈餘，左掌的虎口如同火燒的一般，心一大師一聲狂笑道：「孽障，你可知道和尚的厲害了麼。」方玉川此時安心先逃出伏龍谷，他竟是一連兩個縱身，奔前面那段亂山坡逃去，心一大師喝聲：「方玉川，我和尚是不打謊語的，我已經告訴你了，你逃不出伏龍谷，你想走到那裏？」心一大師一壓弧形劍，追了下來，暗中潛伏的淨業淨天大師，見心一大師這麼對付少年捕頭，知道是安心不叫他出伏龍谷，所以淨業淨天師兄弟二人，暗中先把那隱匿在樹林中的周金榜監視住了，既要收拾，就不能叫一個走脫，此時虎口受傷的周金榜，暗中看到方玉川今夜吃了大虧，千方百計，想憑口舌之利，脫身伏龍谷，只是那和尚絲毫不肯放鬆，動手之下，

方玉川被砸掉一柄手叉子，如飛逃下來，周金榜那邊再遲疑，他可也不敢打招呼，從樹林裏面轉身向外就逃，走出五六步，樹林裏黑暗，仗着呆的工夫久了，可以略辨別出一切，穿着樹隙往前猛闖，可是這種逃走的情形，十分狼狽，剛往一棵大樹旁向前一上步，砰的一下，正和一個人撞個滿懷，周金榜覺得兩眼冒金星，身軀騰起，被撞出四五尺來，撲通一聲，仰面朝天，摔在林內，他想出聲全不成了，整個前身被撞得疼痛難忍，跟着這一仰面朝天摔倒，這種地方，並不是平地，仍然是起伏的亂山頭，不過這一段道路，略長而已，背後又被石子墊破了四五處，周金榜在被撞得神志已暈之下，忘了一切，口中哎喲着罵道：「瞎了眼的東西，竟這麼忙往前闖，連人全看不見，周老爺非要你的命不可。」這句話沒落聲，他也掙扎着沒坐起來，撞他的人，已到了面前，竟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僧人，口中喝叱着：「孽障，到現在報應臨頭，你還敢像平常欺壓百姓那麼作威作福，出家人不便殺生害命，孽障，你先委曲一時罷。」過來的正是淨天大師，周金榜，已然努力坐起，淨天大師徵向左一轉，右手駢食中二指向他背後脊骨上第七節點了他一指，他立時癱軟，渾身不能動作，淨天大師輕輕的一推，叫他斜身躺在樹旁，少林寺這種三十六手輓麻穴，點中之後，比較別派的點穴術，另有一種威力，這個周金榜，在六個時辰內，也死不了，也跑不了，他這裏被獲遭擒，那方玉川，仗着身形輕快，更知道和尙手底下的厲害，把他身上所有的輕身本領，盡量施展出來，這個少年捕頭方玉川，前邊已經說過，他也是天賦異秉，另有一種骨格，和苗疆上那種野苗差不多，生就的體健身輕，就是沒

有名師教練，但比武林中練個五六年的強的多，何況他是家傳的本領，他父親一手教成，從小鍛鍊，從那段平坦的山坡逃下來，一直的撲奔谷口，更因為道路熟，時時的把身形隱蔽起來，心一大師也正爲得叫他盡量的施展一下，從後面追起來，若是真想立時擒獲他，以自己數十年的功夫，也得施展九成本領，這一稍微放縱，竟是離着他漸漸的遠了，相隔着足有七八丈，這方玉川，一面拚命逃着，乘隙回頭查看，見離着和尚已有七八丈遠，自己越發脚下加緊，伏龍谷口在望，也就是離着十幾丈遠了，這方玉川精神一振，脚下輕點巧縱，眼看已到谷口前，身形往前正是一個飛縱起，往下一落，再一騰身，就可以逃出谷去，那知在身形才落之間，突然從這谷口內，靠左邊一片栗樹林的後面，飛縱起一條黑影，往谷口內正當中一落，跟這少年捕頭方玉川相隔着只有四五尺，這人一現身，竟是一個僧人，方玉川一驚，疑心是心一大師，已經趕到他前面，趕到這和尚一發話喝叱：「孽障，你已到了苦海的邊上，還不停步，真個要沉淪下去麼？給我回去！」方玉川一聽口音，知道不是追自己的心一大師，又多了另一個和尚，這和尚「回去」兩個字一出口，那肥大的灰布僧袍，袍袖猛然往他自己胸前一圈，雙臂向外一振，那肥大的衣袖，嘖嘖一聲響，其實和他還相隔着四五尺遠，和尚往外抖袍袖，僅僅是左脚往前上了一步，並沒有欺近了身，這少年捕頭方玉川竟覺得一股很大的力量到了自己胸口以下，身軀立刻在原地方挺不住，踉蹌倒退，往後退出三四步來，方才拿棒站穩，這方玉川更覺得心頭騰騰跳個不住，心想這真是厄運當頭，伏龍谷竟會遇到這種力量的僧人，到此時完全明白世上沒有

這麼巧的事，這分明是所蹤緝的那名斂命要犯的一黨，自己這條命恐怕不易保住了，可是這和尚用這種少林寺一力混元劈空掌把他震退之後，並沒有跟着往前猛撲進擊，谷口現身的這位正是淨業大師，憑淨業大師若是真想傷他，發這種劈空掌力時，再往前邁半步，對準了他墓蓋穴，他也得當時受傷，不過後面追趕的心一大師，已然一個飛鳥投林的式子，猛撲過來，也是正怕他逃出谷口去。這時方玉川前進不能，後退無路，前後夾攻，右手中尚有一把手叉子，到此時已經是勢難兩立，他却猛然把丹田氣一提，蓄足了力量，完全貫到右臂上，心一大師離着他已近，他喊了聲：「賊和尚，我和你拚了吧。」一矮身，連人帶手叉子一塊進猛撞過來，照準了心一大師的心窩便扎，心一大師此時反把弧形劍掛起來，赤手空拳撲過來的，他這一手叉子遞過來，心一大師左肩頭往後一甩，身形往後一擰，手叉子緊貼着僧袍扎空，心一大師左掌往起一翻，用掌緣貼着方玉川的右腕子，往上一穿，正要合掌抓他的腕子，可是方玉川到了最後，拚命的時候，方才自己只一遞招，左手的手叉子被砸飛，虎口震傷，這次他早已提防，他雖知逃不出手去，可是並不甘心，已然要拚了最後死活，這次他安心是招術用不上趕緊撤，把自己一身小巧的功夫，全施展出來，只要命不該絕，那時得手，那時往致命處下手，這種辦法還是真個絕妙，未曾進先預備退路，凡是這麼能夠度德量力的人，決不會全是胆小怕死，時時惜命，他這一手叉子扎空之下，心一大師手掌往起一翻，方玉川右腳早往後一滑，左掌隨着從右臂下穿出，照着心一大師面目便打，右臂可是倏然撤回來，心一大師左掌的拿法，居然走了空

招，方玉川的劈面掌也沒容心一大師往外封架，只虛着往外一伸左臂，已經猛撤回去，雙臂往後一帶，身形往下一矮，盤蛇棲樹式，他左脚尖暗中立起，全身借着雙臂一掄之勢，向後倒轉；手叉子可也在掌中調了個兒，叉子尖反向後，身形這一矮着猛轉過來，還是真快，倒提這把手叉子，竟向心一大師右肋骨後猛戳了去，這種招術使用的巧妙輕快，手黑心狠，只要扎進去，就得廢命，可是他往外一遞招，一連雙手吞吐得法，閃避巧快，變招靈活，二次這一手叉子遞過來，非常厲害，心一大師右腳往前一上步，雙臂一分，跟着往起一揚，身形已然閃開，肥大的僧袍袖完全退上去，就在一換步之間，兩臂的僧袍完全捲在臂上，不像先前那麼遞招之間先聽到衣袖的風聲了，可是心一大師這一露出雙掌來，口中喝了聲：「孽障，我和尙倒要看看你最後手段，叫你認識認識和尙手底下這點本領。」心一大師隨着他三次進招，竟是把少林寺三十六路擒拿，七十二手短打，施展出來，正和這方玉川拚命進攻的身形手法相對相制，完全是一種小巧輕靈的功夫，心一大師這種擒拿手施展開，方玉川再想走開可不容易了，就是換招變式，往旁處撤身，僅僅能撤到五尺內，只要再想往遠處撤，不用身軀被制，就是手叉子要被奪去，只有緊目進招，心一大師是安心要估量他，雖然有時能把他制住，已得手的招術又復撤回，容這少年捕頭方玉川再行施展，少林寺這種三十六擒拿，七十二式短打，真是另有不同之處，心一大師那麼雄壯的身軀運用上這種功夫，立刻顯得他身形，好像比平時縮小許多，這種擒拿手，完全憑着全身速小巧快的運用，有時身軀往下一縮，雙臂再一攏，能夠變成了十

四五歲少年童子相似，他這種出手的功夫只要往外一發招，就是連環運用，名爲擒拿，這種功夫，須要六合歸一，精氣神手眼身，全盤運用，尤其是下盤的功夫，更爲重要，腳底下的步眼，尺寸準，伸縮不差毫髮，身形決不離開敵人，刁拿鎖扣，縮小綿軟巧，抓拉撕扯，挑打盤撥，手足並用，耳目聰靈，目光銳利，空手進兵刃，尤其是難能可貴的功夫，身形是忽前忽後，倏左倏右，攻守進退，時時要欺到他招術裏面，看着是履危蹈險，可是擒拿最能尅服敵人的地方，也就在能夠欺進身來，這點純功夫上，這兩條胳膊和一雙鐵掌，往外遞招拆招，你看他綿軟處，有時真像柔若無骨，這兩隻胳膊有時能彎轉到常人所不能的地方，就像是雙臂裏頭的骨骼也能像筋肉一樣，其實並不是，真能把骨頭練軟了，這種功夫練到了，是專取敵人的穴道骨環，筋絡交結的地方，可是本身雙臂的所有骨環交結之處，自己能夠自行退卸，自行合攏，所以趕到運用上招術，往外遞招用力時，兩掌雙臂堅如鋼鐵，拆招破式，閃避對手的兵刃，雙臂立刻能夠綿軟，這方玉川不過因爲逃不出谷口，想作最後的殊死之鬥，自己並不是不知道決非和尙的對手，趕到心一大師這一施展三十六擒拿，七十二式短打，這少年捕頭方玉川方才認出這和尙趕情竟是名震武林，領袖南北兩宗少林寺嫡傳的功夫，自己雖則也真下過幾年功夫，亡父當年也是名門正派內家的武術，真和這少林寺本門嫡傳的僧人動手，那不是自取其辱，何況少林寺的擒拿手短打，武林中莫說沒有真傳的不易找到，就是俗家弟子，能夠拜在少林寺的門下，得個三招兩式擒拿手，七十二式短打的訣要，就能夠在江湖道中遇到生死關頭，仗他保住性

命，現在和尚竟用空手入白刃對付自己，我方玉川再想要向平時仗着公門中的勢力，江甯地面的威風，打敗了也翻臉拿人，我簡直是自己找死，我早早低頭認罪，說破了他的出身，我想少林寺本門中嫡傳的弟子，全是經過多少年本寺中有道高僧教導訓誨，必不至於非要我的命不可，這也是方玉川福至心靈，立刻手叉子虛着往外一點，口中先發話後撤身，因為話不說在頭裏，想緩招全不成，口中遂大聲招呼：「老禪師，請你慈悲，我這瞎眼弟子，容我說兩句話，我方玉川死也甘心了。」就在這發話之間，他用手叉子一連封了兩次，心一大師身形一幌，才縱出去，方玉川也往谷口旁一縱身，把手叉子先扔在山道上，往地上一跪，說道：「我這無知的少年，瞎了眼竟不認識老師傅是武林正宗少林派的高僧，伏龍谷竟是任意口出不遜，冒犯老師傅，求老師傅看在佛祖的面上，饒恕我這無知之人，能夠收錄我方玉川作個徒弟，就是傳授我三招兩式，我方玉川一輩子也感恩不盡，蒙老師傅你方才肯盡量施展少林寺的絕傳，三十六路擒拿，七十二式短打，憑我這種武林後進，沒學過什麼真正功夫的弟子，竟能親自在這種絕傳的功夫下，開了眼，我真是死也榮耀了，這是武林中多麼成名的老師傅們心裏所想得的機會，全不易得到，我方玉川竟是有這一段福緣，我現在已經感恩不盡。」這方玉川竟是連連叩頭，叩完了頭，仍然直挺挺跪在那裏，不肯起來，心一大師此時把僧袍兩支肥大袖子放了下來，腰上絲絛重整理一下，緩步來到方玉川面前，冷笑一聲道：「捕頭大老爺，貧僧方才苦口婆心，勸了你半晌，你竟是罵我和尚是瘋顛，滿口胡言，不肯叫貧僧我渡脫你，如今你反到跪在山道上求我

收錄你，論理這是方才我的心願，我應該立時答應。收錄你這個徒弟，不過時候不同，道路不同，現在已經全走到生死之門，一舉步就出伏龍谷了，你既然認出貧僧是少林寺的僧人，貧僧好在早已打定了主意，我倒不怕你壞我的大事，不錯，貧僧是少林門下的弟子，現在你想入我門戶，有幾件事你能夠立時依從，對天盟誓，一出伏龍谷不得反覆，貧僧既然收錄你，定然要把你引進少林寺中，正式收你這個俗家弟子，貧僧所說的事你不能答應。貧僧也不便勉強，不過我決不會容你再逃出我手去。貧僧此來，圖謀的大事，比你這條命重要，我寧可以佛門弟子多造殺孽，殺人滅口，把你置之死地，我決不容你活着離開我身邊，方玉川，你是個很有骨氣的少年，貧僧可不是仗着武功本領比你高，威脅着你，不敢不聽從，要知道今夜伏龍谷和你相會，大約我們是一段孽緣，現在天光不早，我還有師兄在裏面，我們不能在此久留，方玉川，你要自己決定。方玉川早已把心意決定，因為他並不是不知道俗家弟子入少林寺談何容易，自己也真是一段福緣，我若是戀着這個捕頭，和在金陵城的威風，把這機會放過，我方玉川真不是人了，並且和尚也不容你逃出他手去，立刻毫不遲疑的答道：「老師傅，我知道我這個無知弟子，從和老師傅一見面，就有緣分，你是安心慈悲我，老師傅有什麼只管吩咐出來，只要不是叫我立時引頸就戮，我沒不答應的。」心一大師遂說道：「方玉川，你知道貧僧一開口答應你是我的弟子，你雖則還沒入寺門，沒拜過祖師，和開闢少林寺的達摩佛祖，可是我決不能再反悔，方才我已說過，我們是到金陵另有圖謀，你只要承認是我的弟子，連家也不許回，立刻隨在我

身旁，貧僧可不怕你設法逃走，因為我師兄弟四人，只要想處置你，你離開我們身邊，從金陵這說起，三百里內，要叫你逃得活命，我們情願在少林寺除名，你只要好好隨在身旁，盡弟子之禮，沒有你的危險，事情辦完，立刻隨貧僧回轉少林寺，朝見掌教，學藝之後，不到出寺之時，也不准你動絲毫塵凡之心，思鄉之念，在我們處理眼前事的時候，更不許你私自回家，可是你家中還有什麼人？」方玉川知道和尚的話出口就算數，自己叩頭流淚道：「我家中尚有母親和兄嫂，不過母親年歲不高，不過五十餘歲，康健異常。弟子被師父收錄，還有兄長替我盡孝。」方玉川說這話時，已經流下淚來，這時淨業大師也趕到近前，心一大師向方玉川說道：「這是你師叔。」方玉川趕緊叩頭，拜見過淨業大師，淨業大師對於師兄收錄這個弟子，也十分贊許，心一大師遂向方玉川道：「你起來吧，等到回轉少林寺之後，再行正式拜師，你的孝心令人可愛，好在你親口說過，令堂尚還康健，無庸掛念，這是你一生轉變的時候，關係重大，不能因小失大，你那個同伴，也不必再見他。我們把他打發走就是了。」方玉川忙答了聲：「是」。心一大師向淨業大師道：「耽擱的時候已久，他們還不見出來，我們還是往回頭找他們會合。」這師兄弟二人遂帶着方玉川仍然撲奔伏龍谷的後面，過了方才那段山嶺，這時方玉川已被收錄為弟子，心一大師等什麼事用不着再背着他，從嶺頭往後看，後面這一片真叫人望而生畏，只要往下走去，極容易迷了路，心一大師向方玉川問道：「你入伏龍谷搜查，可曾到過最後面？」方玉川道：「弟子險些困在這後面縱橫交錯的亂谷內，站在高處看着還覺不着怎樣

危險，只要真個走下去，任憑奔那一個方向，道路盤旋曲折，岔道很多，最後面林木又深，方向一個記不清，就容易走迷了，所以弟子和伙伴厲金榜，始終牢牢記住起身時的方向，後面毒蛇怪蟒頗多，我們在裏面轉了一週，再不敢搜查下去，趕緊退了出來，師父難道也想往下面去麼？」心一大師點點頭道：「正是要往下面去，還有你師伯師叔，和另一位風塵異人，已經先進來，我們怎好自圖安逸，不再往裏走呢。」這方玉川聽師父這個話，究竟不知是何圖謀，非要往這種危險之地走進去不可，看情形大約師父的師兄弟幾人和我們踩緝的那個點兒，頗有牽連，自己不敢多問一句，隨着往這道山嶺下走去，心一大師和淨業大師互相一商量之下，方玉川所說他曾經搜查過的一帶，毫無所獲，他是奔的偏西北，我們現在把方向轉變些，從正北的道路走進去，往正東一帶搜查，宏慈師兄和淨天師兄，不會盡是在裏面耽擱，這半晌的工夫，鐵劍先生究竟帶領大家入伏龍谷是何圖謀，也可明瞭了，遂和淨業大師一同撲奔嶺後，順着一片傾斜的山道，已經到了下面分路的岔道地方，心一大師師兄弟兩人，方要走進當中這條道路，忽然左側一條小路內，黑沉沉的樹蔭下，有一人疾馳而至，心一大師和淨業大師向方玉川喝聲：「後退」。自己和淨業大師也往兩旁一分，身軀微往下矮，雙掌交錯，蓄勢以待，來人從這條小路，飛縱出來，心一大師失聲招呼道：「來的敢是淨天師弟麼？」來人果然停身止步，正是淨天大師，淨業大師低聲問道：「怎麼樣？展大俠領我們到此，究竟要作些什麼？」淨天大師看了方玉川一眼，心一大師忙說道：「師弟只管明言一切，他已皈依到我少林門下了。」淨天

大師忙答道：「敢情我們下江南，入金陵所尋訪的竟在此正式相逢。展大俠因爲這一段道路太難走了，現在彼此正在計議着重要事，所以叫我前來引領。」淨天大師說完話不等回答，轉身引路，仍然翻進這條山道，裏面好黑暗的道路。幾乎伸手不見掌，淨天大師把腳底下放開，縱躍如飛，心一大師，和淨業大師也把少林寺嫡傳的達摩三十六精義，行功「走」字訣，盡量施展開，和這師弟淨天大師，始終相隔不到四五尺，可是那方玉川他和三位高僧要在這種地方無形中較量輕身飛縱術，在心一大師等心目中，認爲他就是腳底下怎樣快，往前出去一二里，非把他落遠了不可，但是在這種陰沈黑暗崎嶇難行的小道上，往前出來有一箭多地，心一大師略微回頭看了一眼，見方玉川僅僅的落後了一兩丈，心一大師暗暗心驚，前面接引入祕徑的淨天大師，也是一樣想着這個新收錄的弟子，任憑怎樣天生的體健身輕，他也不會比上少林寺三十六行功陸地飛行的絕技，這時又往前出來有半箭地，淨天大師故意身形往旁撒了撒，緊貼道旁荒林邊上，所行之處，越發黑暗，腳底下故意的放慢落後了些，注意查看這少年掃頭方玉川，只見他相隔着也就是兩丈左右，更注意到他腳底下縱躍起落之式，淨天大師不覺暗中歎息，江湖上不知埋沒了多少天賦奇才異秉，這個方玉川他果然對於武功輕身術上，並沒得着很深的傳授，可是他身形起落，脚尖一點地，就能出來三丈左右，從他的姿勢上和縱躍之法，可以判明完全是天生來身體輕靈，有一種天生來的本能，師兄心一大師，竟能夠沒跟淨天師兄會面，彼此心意相同，和這方玉川一見面，立刻安心就要把他收歸少林門下，這種不謀而合，真是英雄

所見略同。淨天大師一邊走着，對於這個方玉川也起了十分憐才之心。這時從着黑暗的小徑連轉幾個灣，覺得腳底下所走的道路，漸漸的矮下去，自己趕忙竄到頭裏，向心一大師等招呼：「師兄們把脚步放慢，千萬可要留神，再往前走，連我全得仔細辨白一下，這一帶有好幾處，奇險的地方，腳底下一個放大意了，就能墮到山澗去。」心一大師和淨業大師，聽到招呼也十分留心着面前的道路，可是淨天大師已經竄到頭裏引領着。這時全把輕身飛縱術收住勢，腳底下放慢了，見淨天大師不住的左右的查看，注意着前面的亂草荒林，往前出來不遠，一片危石突起，如同一個巨人站在暗影中，這座怪石，高有四五丈，從他這裏正是一個分路的地方，往怪石的右邊荒林野樹，比較着整齊，緊貼着怪石旁似乎有一條可以走的道路，因為地上的荒草，似乎被人踐踏過，可是往左轉去，却是雜草叢生，野樹長得枝幹四出，要想從此經過，必須分撥着荒草亂林往裏走，因為並沒有正式道路，淨天大師向心一大師道：「師兄，你看這江湖異人，所隱身的地方，多麼嚴祕，外人如何會找到他？」那方玉川在身後却答道：「師叔，我進來雖然對於隱跡在這裏的異人，也得着一些踪跡，知道這伏龍谷，頗有隱匿的嫌疑，所以也連着搜尋了兩次，毫無跡兆，今夜弟子入伏龍谷，也會到了這一帶，可是這條祕徑死氣沉沉，如入鬼境，弟子走進一半，即覺這一帶絕不會有人跡潛伏，更因為我那同伴隨在我身旁疑神疑鬼，鬧得弟子也覺得往裏再淌進來，不過多受些危險，所以半途而廢，就退了回去。師叔，這位異人隱跡在這裏，任憑大內所下來的一般能手，如何足智多謀，他也不會想到這位異人會隱匿在這裏，這

真是個安全之地。」這時大家全把脚步站住，淨天大師聽到了方玉川這番話，微微一笑道：「你的話倒是不差，幸而你還是半途而廢，折轉回去，你若是真個冒險的闖到這裏，你絕不會捨却右邊的道路不走，反往這死路上來，只要你從怪石右邊往上一闖，雖然不至於就落個粉身碎骨，就作了潤底遊魂，可也得叫你落個驚魂千里，不敢再往裏面搜尋半步了。」玉川，你隨我來，看一看這段險地，你就死心了。」淨天大師遂從這座怪石右邊往前走來，方玉川緊隨在身後，心一大師和淨業大師也隨了過來，往前只走出一兩丈，這位淨天大師腳底下，放得極慢，踩着地上尺許深的亂草，又出來丈餘遠，眼前是絕無阻礙，左邊是這座怪石，右邊雜生着許多野樹，有的樹帽子探出來，枝葉竟和這座怪石搭上，越顯着陰沉黑暗，可是淨天大師忽然把脚步停着，向身後跟隨的方玉川說道：「你來看，這種地方，若是單獨往前搜查，還可以減少幾分危險，倘若入伏龍谷搜尋敵人，已經覺查，你已經到了這一帶，他暗中引逗，你焉能不追趕，你往前看雖則看不出多遠去，並沒有差異的情形，可是既然是追趕敵人，脚下就不能慢了，從現在我們停身處起，只要再出去五尺，也就是送命之地。」淨天大師說道，把背後戒刀撒下來，往前走出也就是四尺左右，竟用戒刀向地上一二尺深的荒草上砍去，刀落處，亂草紛飛，趕到砍出也就是兩步遠先前所砍下來的，也就是一二尺長的荒草，趕到這一戒刀下去，淨天大師竟用夜叉探海的姿勢，只用右腳點地，左脚在後蹲着，全身往前一俯，這一刀下去，竟砍倒三四尺高的一片亂草。方玉川和心一大師等，全是十分驚異。這時淨天大師又往前探了一步，可

是左腳踩下去的聲音就不同了，嘩啦的一陣石塊響，淨天大師腳落下去，身形也隨着矮了二三尺，看清這片亂草下，竟隱着一片斜坡，淨天大師二次把掌中戒刀揮了一下，趕到再砍倒這片亂草時，淨天大師趕緊退了回來，向心一大師招呼道：「師兄，你也來看看，這種地方，天生來的殺人之地。」此時方玉川，心一大師，淨業大師，全湊了過來，仔細一看時，已然看得明白，趕情眼前竟是一段極深的山澗。可是山澗極窄，也不過五六尺寬，最令人驚心的，眼前這點地方，正是山澗的起頭處，可是地上的草長的特別，山澗邊上一堆亂石，身軀稍重的踩上，就往下滾，最厲害的是直達澗邊這片亂石上所長的荒草，他竟和山道上的長平了，莫說是夜間，就是白天，也無法辨別，更厲害的是所生的那些野樹，在右邊的山澗邊上，橫探出來，把眼前數丈內的山澗面全遮蓋，只要你走到這裏，萬想不到脚下陡生變化，腳落處突然踩空了，身軀一傾側，趕到腳再找着下面的山道，已經是亂石坡，試問你多好的功夫，在毫沒提防下，踉蹌往前撞，前面若還有餘地，還可憑着自己功夫，拿樁退回，可是這亂石斜坡，連第三步全不容往前邁，焉能不墮身澗底，就讓是身形特別輕，在剛一失腳能夠運用輕身術，把身形拔起，倒縱回來，才能保住安全，這種地方，真是險到萬分，方玉川尤其是驚心動魄，淨天大師道：「天生奇險之地，有時真非我們想像中所能有，我們又就攔半响，趕緊快走吧。」這才一同從着怪澗前退了回來，轉過那座怪石屏，淨天大師頭裏引領着，穿進亂林，這片亂林，先前走着，凡是沒進來過的人，像這種情形，幾乎不敢舉步，就是淨天大師乍一進來，腳底下也是很慢，趕到走

76800 78800 55700 10500
 77500 56800 二

3005
 下

進十幾排樹來，那又知道後面決不像前面樹木那麼叢雜濃密，漸漸的可以穿着樹隙走，淨天大師腳底下也漸漸的加快，這般人全仔細着這種神祕之境，再往前走，這亂樹叢竟是現出一條天然的窄道，不過可並不算正式的道路，若斷若續，忽分忽合，這樣走出不甚遠來，心一大師等從那樹木較為稀疏的地方，可以抬頭看到天空，竟是發現不遠就有一座高峯阻隔，淨天大師忽然把身形停住，向大家招呼道：「不要往前走了，伏龍谷至此而止，前面那座山峯，也就是伏龍谷最後面靈頭處，那座山峯名叫紫雲峯，若是在白天，遠遠就能望到，在不甚高的地方，約摸着是峯半腰，即有大片的紫色彩雲，環繞這片山峯，並且這種紫雲，還是終日不斷，再往高處，大約是夠到多大的風力，紫雲立散，所以圍繞山峯的紫雲，如同刀裁一般，山峯的上半截直達峯頂，並沒有多少草木荆棘，只長些奇形怪狀的花，叫你叫不出名目來，那山峯上面，却作黑綠色，因為沒人能貼近了紫雲峯，所以也看不出是綠苔，是細草，我們所來訪的人，就住在這紫雲峯下，倘若我的話出自他人之口，定要認爲是無稽之談，這紫雲峯下，有一條長澗，斜繞着紫雲峯半週，從這山澗邊附近十幾丈內，任何人無法涉足，只要走近前去，立時被毒氣薰倒，這種不見人跡的野谷，和這種難搜尋的祕密所在，倘若是一兩個人走進來，猝然暈倒，這尸骨也就是早晚爲野鳥啄食而已，現在我已經帶來解藥，大家趕緊闔上，那位風塵異人還在等候呢。」此時心一大師等全是驚異萬分，想不到那個明室遺族朱德嘯，居然能隱跡到這種地方，並且他一進來，就能夠剋服這種難着手的祕密所在，大家雖然並沒親身經歷過，但是武林同

道們，却也說過多次，紫雲峯附近一帶的情形，這就是邊荒那種千年毒瘴，不過像江南這種地方，高山大澤間倒是不斷的有瘴氣，可決沒有這麼厲害的，萬想不到金陵附近，竟會有這種立時置人於死的瘴氣，淨業大師等默想着眼前的危險，淨天大師已把藥瓶從懷中取出來，在每人手掌中倒了一些，大家盡力的嗅入鼻中，淨天大師趕緊把藥瓶收起，頭前引路，走出這片亂林，眼前另換了一番景象，這時天可不早了，五更已過，將近天明，只這用藥的一刹那工夫，天邊那點殘月也沉下去，只仗着滿天星斗之光，可以辨出附近一帶景象，迎面上正是紫雲峯，此時可看不真雲氣了，靠紫雲峯前，一道大澗，從左邊圍過來，往右轉過小半週，竟向右邊，一帶亂林間中長出去，靠這山澗的左邊出來七八丈遠，一座怪石岩下，現出一座山洞，洞門很高，並且從裏面透出燈光來，衆人全是精神一振。淨天大師引領着，往這石洞走來，離着洞門口還有丈餘遠，裏面一陣脚步聲，宏慈大師和鐵劍先生在頭前走，身後還有一人，身高六尺開外，劍眉虎目，鼻直口方，猿背蜂腰，從眼光中看着一派英銳之氣，看年歲，也就在五旬左右，因爲脣上才留着寸許長短短的黑鬚，穿着件長衫，長僅過膝，下面白色高腰襪子，粉底便履，大家就知道這是心目中所注意的這位黃炎貴胄明室的遺族中重要人物，淨天大師跟淨業大師心一大師帶着方玉川，往前緊走了幾步，兩下相隔已近，監堂宏慈大師和鐵劍先生全往兩旁一閃，宏慈大師招呼道：「師弟們，我們還算這段福緣有份，不負我們掌教所託，仗着展大俠之力，能夠早早和這位朱大俠相會，師弟們趕緊向前見禮吧。」一心一，淨業，淨天，搶步向前，全是雙

手合十，向朱德囑行禮，朱德囑雙拳抱攏，一躬到地，口中說道：「禪師們本佛門慈悲之旨，不避風塵勞苦，蹈危履險，入這種虎狼爪牙盤踞之地，尋我這無用之人，叫我朱德囑太以不安了。」這時心一大師首先答道：「朱大俠說那裏話來，此番貧僧師兄弟四人入金陵，親訪俠駕，固然是少林寺掌教的有法牒傳諭，但是朱大俠對於我少林寺有一段宿緣，此番相會，正爲得完成這段因果，朱大俠不要看作等閑，我們稍受奔波之苦，何足掛齒。」朱德囑忙說道：「禪師們那好盡是交談，請到洞裏邊坐，不過避禍潛踪，貽笑同道，住在這種地方，再有嘉客來訪，實覺簡慢之至，連個正式起坐的地方全沒有，還望禪師們担待。」淨業大師道：「強敵環伺，貧僧等何嘗不是同一情形，但願早日脫離是非地，躲開冤孽場，朱大俠能夠早早的入大碑山福源善地，那才是大家之幸呢。」說話間一同往石洞裏走來，鐵劍先生見方玉川恭恭敬敬隨在身後，遂向宏慈大師看了一眼，微微一笑，彼此點點頭，走進石洞中，平常的石洞差不多全得矮着一點身軀，這個石洞也不知是天生來的，還是人工修建，竟是高大異常，往裏走五尺開外，往左微轉，這才是裏邊正式的石洞，心一大師等，鼻中嗅着一種松脂氣味，趕到轉到這正式的石洞中，這才看見在兩丈方圓的石洞當中，用一塊整潔的青石，有三尺多高，架着一個直徑三尺大石鉢，裏面滿注松脂，點着五個火捻子，光焰閃爍，照滿全洞，裏面一些不顯陰濕晦暗，並且決沒有一點潮濕之氣，這是最怪的事，大家分散開，繞着這個石鉢走到裏面，迎面是一座大石床，靠兩邊貼着石洞的山壁下，有六七個古樹的木墩，可以聊當坐具，在石鉢後，更有一

丈長，六尺寬，一塊大青石板，架在那作爲案子，這石洞中一派古樸之氣。朱德囍請心一大師，淨天大師，淨業大師，往石床那邊坐，心一大師等全是守分知禮的人，有宏慈師兄在頭裏，那敢那麼狂妄，大家分散開，也有在石床上，也有在木墩上，落坐之後，只有那方玉川仍然侍立一旁，目不斜視，宏慈大師向心一大師道：「師弟，你能夠和我們不謀而合，從苦海中救道有緣人，這也是入金陵仗着朱大俠的福命，叫我們多積一件功德，師弟，你叫他拜見過朱大俠和展大俠。」心一大師趕忙站起向方玉川一點手，叫他過來，向他說道：「此番我們所見的人，也正是你曾經圖謀過，勞而無功險送性命的那位。現在你已入佛門，以前的罪孽，仗着佛祖的慈悲，全可以給你化解了，趕緊過去叩頭，朱大俠不會再責難你了。」心一大師說這話，朱德囍決不驚異，反倒微微一笑，方玉川跪倒叩頭道：「弟子陷身公門中，情非得已，竟是敢冒犯前輩，若不是我師傅安心把我救出苦海，恐怕我終難免死無葬身之地。」這位朱德囍冷笑一聲，口中却和緩的說道：「不要多禮，請起來，我已早見過你了，你可記得，從那伏龍谷當中，那段高崗上下來時，有人暗中連連在你頭頂上，按了兩下，那正是我朱德囍，認識你這胆大包身少年捕頭的時候。」這方玉川聽到這位風塵異人朱德囍的話，驚了一身冷汗，暗想這位高人掌下留情，不肯遽然加害我，幸而又遇上少林高僧，把我收入少林門下，我可以免却殺身之禍，像我此番入伏龍谷，雖然失敗，並不甘心，倘若沒有今夜的遇合，我再冒昧搜捕這位朱大俠，那時也恐怕難容我了。趕忙叩頭道：「弟子現在已經知道已往之非，在山崗上被大俠暗中連擊了兩下，

頭一下我還疑心是上面樹枝掉落，恰巧落到我頭上，第二次我就知道決非偶然的事，幸蒙大俠不和我這無名小卒，末學後進一般見識，若不然那還有我的命在。」說罷又叩了一個頭，朱德疇此時仔細看了看他，點點頭道：「你自身的福命還不差，老禪師們把你拔出苦海，方玉川，你要好自爲之，前途不可限量，將來再見我時，你定然另有一番成就了，我這裏不要那些規矩俗禮，一旁坐下，我們要商量事呢。」方玉川被這位朱大俠的威嚴氣度震懾住，那敢違命，趕緊答應着，退向前邊找了一個木墩，斜身坐下，這時淨業大師向宏慈大師問道：「師兄，可曾把我們一切來意，向朱大俠述明麼？」宏慈大師道：「我們已把來意完全陳述一過，只是這位朱大俠，堅持已見，認爲我們掌教雖是一番慈悲善意，但是朱大俠因爲爲了恢復明祚，十餘年來，受盡了艱辛痛苦，依然是一事無成，到如今福王竟落個生死不明，這般強敵們更齊伸魔爪，圖謀朱大俠，所以倒要和惡魔們一拚，縱然落個骨化形消，也不能就這麼不辨福王生死下落，逃禪避禍，怕死貪生，我們掌教的一番慈悲之念，惻隱之心，朱大俠只有永懷感激，將來倘若時機一至，自己也不願意貪戀紅塵中這種逐鹿的生活，師弟你想，我們此來，是怎樣答應了我們主教那裏涵虛監堂，和我們本寺中宏法方丈，我已經和朱大俠說過，此番師兄弟奉命下嵩山，已經在佛祖前發下洪願，不能把朱大俠接入佛門，我們是決不願再回嵩山少林古刹，師弟們請想是不是？」這時淨業大師却向這位風塵異人朱德疇，略徵欠身，手打問訊說道：「朱大俠，你這種胸懷遠大，雖則壯志未酬，但是有始有終，任何艱難阻礙，荊棘塞途，也要把事情作

澈。貧僧等那能不敬服！不過，我宏慈師兄，尙未能把我師兄弟的心意，完全表現，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此次奉命前來，一半是敬重朱大俠爲明室遺族，一半是本着佛門中一段因果，所以我們也是事在必成，決不能半途罷手，令姪福王的下落，焉能不查個水落石出，所以我宏慈師兄，入總督府也曾冒險闖水心亭，大約朱大俠也身臨其境了，眼前的事，只要朱大俠不拒人於千里之外，不以爲貧僧等武勇身手，不足担当這等大事，那麼我們自願與朱大俠同舟共濟，共赴艱危，任憑強敵多麼扎手，我們舉全力來對付他。至於貧僧等寄身佛門，早把這無用的軀殼，看成了無足輕重，早晚終歸幻滅，我們又何妨助朱大俠完成這種心願，我想只要把福王的真實情況查出，我們能夠遂了心願，就讓是一般強敵不能盡行消滅，好在朱大俠也是洞明時勢，以過去的事來印證一下，我們雖然不能完全遂了心願，何妨留待將來，等候他們到了應該消滅之時，再行動手剪除這般惡魔們，爲大漢子孫謀一勞永逸之計。朱大俠暫時避開這種是非罪惡之地，豈不是兩全其美？貧僧拙見如此，還望朱大俠俯允所請才好。」朱德疇方要答話，鐵劍先生一旁却搶着答道：「朱師兄，禪師們這種不辭風塵勞苦，到金陵並不是和朱師兄會過面後才知道這般具有絕大勢力，絕大本領的敵人們週旋起來，所以我一個旁觀之人，看的清清楚楚，禪師們決沒有市恩邀惠之意，這正是既敬其人，復愛其才，更因爲朱師兄與佛門中有一段因果，所以禪師們不能完成這次使命，決不能回少林寺，這是情實的事，朱師兄，現在的事天命難違，我展翼霄，也不是那種喪心病狂之輩，前些年我何嘗不想盡人力，結納一般有志之

士，和滿族一爭存亡，爲大明恢復江山社稷，但是任憑你把心力全用盡，每次全有意外的波瀾橫生阻折，叫你落個終歸失敗，徒自犧牲了許多血心肝胆和一般義民們，後來我才聽到別人的勸阻，知道大明氣運告終，這是無法挽回的事，我展翼霄遂改變了主張，從小處着手，專和清廷所派出一般虎狼官吏，統兵大員等爲仇作對，我破出我這血肉之軀，我不能遂那極大的心願，多拯救些呻吟在鐵蹄下的無告良民，也覺快意。依我看，朱師兄不必固執下去，現在事情已到了這般地步，只有把福王下落查明，是生是死，或存或亡，我們能查個水落石出，暫時不必非要和這般惡魔們一拼到底，勢不均力不敵之下，我們還是留着不死之身，待時而動，將來或許能夠遇到機緣，得償大願，也未可知？朱師兄，老禪師們全是佛門弟子，言而有信，既已說出來，願意爲朱師兄這件事盡力到底，朱師兄，不要辜負了這番好意，願羣策羣力，把這件事能夠完成，朱師兄正好暫時寄跡佛門，待時而動，是極好的辦法，朱師兄不要說出那不近人情的話來，叫老禪師們暗自灰心才好。」這位風塵異人朱德疇被這位展大俠一番話說得自己也覺出方才所說的話，有些拒人太甚，一意孤行，辜負他人的善意，殊失豪俠本色，遂在展大俠說完之後，趕緊站起來，向宏慈大師等躬身一拜，隨說道：「我朱德疇，遭逢不幸，一身罪孽牽纏，一切圖謀，皆成畫餅，在灰心喪志之下，往往的開罪一般友好，少林寺掌教，以佛祖慈悲之心，對我朱德疇關懷太切，其實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如今他竟這麼甘心，不避嫌疑，不畏權勢，要把我這強惡環伺，時時有生死之危的人，引進佛門，保障我的安全，這真是佛門中廣大

的慈悲，我應該如何感激。老禪師們更願捨身救人，助我朱德瞻脫離魔手，方才我反那麼絲毫不留餘地的拒人於千里外，太覺不近人情了。禪師們是有道高僧，量還能恕過我一身罪孽的流亡客，禪師們肯鼎力相助，我朱德瞻敬領盛情，不過我總認爲此番老禪師們到金陵，形跡上應該始終隱秘，如今早的被他們發現禪師們的蹤跡，於將來頗有不利，我說句叫老禪師們不愛聽的話，但願得不致牽累上少林寺才好。」宏慈大師早已站起答禮，此時向朱德瞻讓坐，點頭答道：「誠如朱大俠所言，我們形跡露得太早了，但是事情變化萬端，實非始料所及，好在我們堅持着是遊方的野僧人，決沒露出少林寺一字，連動手時全時加慎重，雖是難免施展本門一切功夫，但是凡是少林獨有的秘技，不傳授俗家弟子的，我們也決不敢施展，免得被他們認出真象，牽累了佛門善地，所以我們願意朱大俠答應了貧僧等的請求，早早下手，時日越多，變化越多，恐怕前途越發棘手了。」朱德瞻道：「這伏龍谷紫雲峯歸真洞雖是這麼隱秘，不易被外人發覺，可是我朱德瞻，依然不敢倚若長城，認爲他是可以久居之地，我這些年來，曾因偶起驕敵之念，以致連遭失敗，這才感覺到江湖上到處有奇人奇才，我自己既能夠發掘這個祕境，更能把這種毒瘴避免，那能夠輕視就沒有第二人也照樣的能夠搜尋到這種地方，我也願意早早的把事情辦個結果出來，現在福王所有的敗殘部下，完全逃到台灣，我本意把福王或生或死，查明之後，我也趕奔台灣，重行整頓兵馬，不過力量單薄得多了，此番我從粵東一帶下來，中途竟能與展大俠巧遇，他近年不止於劍術越發的精湛，並且他對於時勢大局、天時地利，均有獨到

的見解，這些日我們不斷相聚，承他竭力的勸導我，不要過分固執下去，我朱德疇又何嘗不領受最大的一番善意，老禪師們慷慨仗義相助，既在盤山嶺和一般惡魔們定下三日之約，我想這般強敵，定有惡謀，實是緩兵之計，我們索性在今晚就動手，入金陵總督府查他個水落石出，我朱德疇也就甘心了。」宏慈大師等見這位風塵異人朱德疇作事斬釘截鐵，決沒有拖泥帶水的地方，遂答道：「朱大俠的主張，正合貧僧等的心意，我們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任憑他有什麼陰謀詭計，也不及施爲。」鐵劍先生見朱德疇慨然答應了少林四高僧的請求，十分欣幸，因為鐵劍先生這些年來，也是屢次失敗，受盡磨難，曾遠走邊荒，在苗疆中混跡了許多年，有時竟在那人跡不到之處，風景絕佳之地，隱跡不出，所以江湖上屢次傳聞，這位風塵豪俠不在人間，可是鐵劍先生在這些年來，不止於武功越發的鍛鍊的火候精純，對於旁的學術，更是博採兼收，所以醫卜星相，三教九流，無一不通，他見朱德疇印堂上隱含着一種青氣，實有絕大的危難臨頭，並且還非一時所能渡過，非要把三年過後，才能把這步惡運過去，他若仍然雄心不死，遠走台灣，明擺着事情決難如願，他自身或許反要先斷送了，有這次少林僧接引他入空門，並且是少林掌教之命，佛門善地，足能化解冤愆，並且少林掌教，已經是禪門中極有修爲的高僧，也不會看不出來，他這所敬仰之人，和安心接引之人，眼前這步厄運，有他來替朱德疇懺悔化解，或能夠早早的消滅他這股子晦氣，所以鐵劍先生多加了一層高興，大家計議已定，宏慈大師等在盤山嶺大佛寺既已和那亂點飛蝗韓曠，陰陽險子蔡金彪定下三日之約，在廟

中考慮三日後的行止，想那韓驥蔡金彪，他們必然派人來監視查看，還是在天明後早早回轉盤山嶺，免得他知道我們另有圖謀，早作提防，下手時反倒要多生波折，阻難更多。宏慈大師等深以為然。說話間洞口附近，已經顯出一片青濛濛之色，知道天這就要亮了，風塵裏人朱德囑，向宏慈大師等說道：「禪師們，索性等太陽湧起時禪師們看一看紫雲峯的奇景。」宏慈大師等雖然聽說過，這種美麗無邊，奇毒無比的神祕之境，究竟是何景象，因為來的時候不對，並未開了這個眼界，只是聽到朱德囑，叫自己師兄弟看看這種景象，正合心意。又談了片刻，天已大亮，洞裏邊反顯得比較着晦暗起來，朱德囑站起，向宏慈大師等道：「禪師們隨我來。」宏慈大師等連鐵劍先生以及方玉川全跟隨着走出洞外，一出歸真洞，眼前一亮，真是又是一番氣象，見這石洞一帶，綠苔鮮厚，長滿了山壁上，野草山花，全帶着宿露，更顯得青翠鮮豔，往那紫雲峯望去，這四位高僧，曾經遊玩過名山大川，但是決沒有看到這種奇景，只見這座紫雲峯，並不甚高，只有二三十丈，這座山峯完全被一道山澗環繞，因為歸真洞相隔着還有二十餘丈遠，裏邊的水又淺，只遠遠的看到一片深溝，可是霧氣蒸騰，從山澗裏湧起來極濃的霧氣，並沒有鮮豔的顏色，只看着灰中帶綠的一片濃霧，往上慢慢湧起，趕到離開山澗五六尺，圍着山峯的峯腰，再往上升，顏色就全變了，下半截作淺紅色，越往上顏色越深，湧到十幾丈高，再看不出往上湧起了，上半截完全像一片紫雲峯，把山峯圍起來，此時太陽沒上來，竟成這樣的奇景，倘若再被日光一照，不知要加增多少出人意料的前景，宏慈大師向朱德囑道：「朱大

俠，這種地方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千年毒瘴，多半生在邊荒之處，閩粵一帶是常常有，在江南地面，就是有瘴氣的地方，也沒有這麼奇絕的景象，不過朱大俠住在這種地方，雖是配有解藥，不嫌危險麼？倘若一個風向不對，把這種瘴氣吹過來，這歸真洞，僅僅離着湖邊二十丈左右，這是很容易發生危險的。」朱德疇道：「也是我命不該絕，大明的祖宗護佑，我搜尋到這個祕境之後，本也不知道這紫雲峯山澗湧起的瘴氣，觸人立死，可是我發現歸真洞之下，這是很顯然的是個古仙人修煉之處，這洞中現在所有更是當年遺留，我到了裏面，身邊帶着火種，弄些引火之物，燃着之後，仔細查看洞中，這石洞內，所有一切陳跡，至少也有百年左右，可是在那石案上，竟是發現四塊竹柬，上面刻着字跡，上寫着：『此洞爲羽士棲鶴真人歸真之地，入此洞修煉七十餘年，始行隨道友入峨眉，此處爲人世間極險惡之地，常人入此，有死無生，紫雲峯千年毒瘴，能立時追魂取命，我不忍後人誤送殘生，故留此柬，將來或有緣者，入此好境，能先入歸真洞，發覺此柬，可以立時配製解藥，天地生物，各有生尅，千年毒瘴，雖然其毒無比，而紫雲峯西南亂林後，小山崗半腰遍產一種紫莖白葉墨花之草，此草隨意採取其莖，風乾後，研成細粉，可以立解瘴毒，並能先行預防，有福緣人，何妨多作功德事，將此草盡量採取攜出祕境，遍存於近山一帶農民家，將來此處或配成不祕之境，可使居民警告入山者，捨藥濟人，積德積福。棲鶴留言。』我竟遇上這種形同幻夢的事，並且也提防到風向變換，洞內雖不致於吹進風來，出洞門危險正多，但是我曾用半日工夫，屢次試驗，這座石洞，所開闢的方

向，實有一種玄奧不可解之理，從紫雲峯那邊吹過來的風，無論偏東偏西，到這石洞前五六丈左右，地上所放極輕的紙張之類，決不會被風移動，所以這裏十分安全，這或許是山形林木四下湊合起來，阻礙着風力吹散的毒瘴決到不了這裏。」宏慈大師等點頭嘆息，向朱德瞻道：「貧僧等認爲此處是一個神祕之境，終歸叫他神祕下去吧，倘若被外面人全發現，是非正多，危險也多。」鐵劍先生道：「我們如若離開此處時，不妨用刀劍在那古樹上多刻些警覺後人的字句，告訴他們，入此祕境者，以歸真洞爲止，倘若已中毒瘴，可往洞中取藥救治，我們索性多採些解毒草，配製好了，放置洞中，後來的人，解藥既然便利，又有樹上刻字示警，總可以不致再多傷無辜的性命了。」大家以鐵劍先生之見爲然，決定這樣辦，這一行無論僧俗，全具一片惻隱慈悲之心，所以像這種人，雖然也難免厄運當頭，終能化乖戾爲祥和，衆人離開歸真洞前，順着這條祕徑往外走，風塵異人朱德瞻，還想往外送，鐵劍先生却攔着道：「我看朱師兄不要客氣了，我們出前面那段險要的荒林，形跡上還要謹慎一些，大家也得散開走，六人聚在一處，尤嫌扎眼。」朱德瞻遂點頭答應道：「咱們晚間再見吧。」在一片柳蔭下拱手作別，四位少林高僧和鐵劍先生以及捕頭方玉川，一行六人穿着亂林祕徑，轉出那座怪石屏，鐵劍先生力囑謹慎，要大家分散開走，方玉川自告奮勇道：「弟子看朱大俠的心意，恐怕金陵城派下人來，到此探查，弟子先行一步，往前淌下去，萬一遇到了有人入伏龍谷，弟子一人也好查着他的來蹤去跡，是否敵人，有可疑的地方，弟子要設法把他誘走。」鐵劍先生點點頭道：「很好，我們

只要出了伏龍谷，就無所懼了。」這方玉川又向心一大師打招呼，立刻把他那巧快的身形施展開，順着昨夜所走的那條道路，從這旁亂林荒草間如飛的淌了下來，轉上前面那座山崗。這正是昨夜動手的所在，方玉川才順着山崗頂轉下前面斜坡，往前出來沒有六七步，突然聽得頭頂上喇啦響了一下，有些個小石塊和泥沙從上面滾了下來，方玉川猝然驚心之下，斜着身軀向左一側身，抬頭查看，隱約的見右邊山崗的頂子上，一排野樹似乎有一個穿藍色衣服的人，才閃進那一排野樹中。

第六章 涵虛僧一枝鐵鏟摧敵奏全功

方玉川，十分驚心，這真是想什麼有什麼了，雖說這裏是沒有人跡之地，在一個白天，也難保有人大胆往裏面來查看這荒涼無人的野谷，但是這沒有什麼犯法的地方，爲什麼和自己一樣，行蹤那麼隱秘？方玉川疑心一起，非要看看明白不可，好在離着上面不高，只不過一丈五六，可是這條斜山坡，沒有多少退步之地，寬只三四尺，方玉川把丹田氣一提，一個旱地拔葱，飛縱上崗頂，身形往上面一落，趁勢一俯身，抓了兩塊石塊，一抖手，向野樹裏面打了去，可是跟着查看這一排野樹，趕情接連着一人多高的荒草和些榆柳雜生的矮樹，順着山崗的斜坡，叢生密長，往裏面搜尋十分危險，好在是白天，就讓是眞有敵人潛伏裏面，自己身形巧快，加意提防，也不致就被他暗算了。方玉川穿林而入，往裏淌進兩三丈來，往前走一步，比較矮一步，這種地方危險太多，自己趕緊把脚步停住，

心說：我不必辦這愚蠢事，我還是找略高的地方，往下查看一下，好在越往前越傾斜，雖然荒草亂林，生滿山坡，只要眼光能看到的，有人在裏面稍一動作，就可以覺查。自己打定主意，趕緊退了回來，翻到山崗的頂子上，順着上面往西北出來三四丈，有一座筆直的山峯頭，聳立在崗頂，方玉川遂施展輕身本領，飛縱到半腰，上面可就不能着足了，腳登着一塊危石，手攀藤葛，懸身峯腰往下看時，那一片傾斜的山坡一覽無遺，可是眼中所看到的地方，死沉沉靜蕩蕩，除了草梢樹枝被風擺動，別無差眼的地方，並且這段亂林荒草的山坡，跟前面並不相通，隔着一道三丈多寬的山澗，所以自己走，總得從崗右那段斜坡下去，方玉川這一耽擱，宏慈大師，心一大師，淨天大師，淨業大師，鐵劍先生，相繼趕到，這五位武林中能手，雖然在白天，仗着各有一身輕身絕技，縱躍自如，只不過看到一些影子而已，可是宏慈大師等已然看見方玉川懸身峯腰，他是定有所見，宏慈大師頭一個也從山崗頂子繞了過來，直撲到這座小山峯下，隱身在亂林荒草間，低聲招呼道：「玉川，你查看什麼？」方玉川循聲看時，見宏慈大師到了，遂飄身縱了下來，向宏慈大師道：「弟子方才明明發現一個人的蹤跡，絲毫沒敢遲延，緊翻到上面搜尋時，已失蹤跡，又找到了這麼高處，弟子本領太差，不能到峯頂，可是這山崗後亂林荒草的斜坡，已經看過，毫無跡兆，這不是怪麼？」宏慈大師知道一個白天，憑方玉川目光，那麼銳利，決不會看差了眼，把飛禽野獸，當作人跡，這時鐵劍先生也縱身到近前，問明了方玉川所見的情形，鐵劍先生眉頭一皺，向宏慈大師道：「老禪師，我們的蹤跡，恐怕已然敗

露了，事已至此，再隱藏無益，我倒要看看鼠輩，究竟是何人？」鐵劍先生把長衫下角往腰帶子上一掖，往前緊闖了三步。氣納丹田，施展一鶴冲天的輕身術，身形飛縱起，只這一個縱身，已經到了小山峯的半腰，脚尖向峯腰上一點，二次騰身再縱起，已經到了山峯的峯頂，金鷄獨立式，站在峯頂上，往這亂林荒草的斜坡下面望去，看到下面那條山澗，靠着山坡底下，接近山澗的地方，不過三四尺寬的地方，可以停身，往前出去六七丈，雖則順着澗邊可以走，可是那條窄窄的小道，也是亂草叢生，怪石起伏，到了最窄的地方，幾乎不能着足，再往前已經到了盡頭處，完全被山澗擋住，在鐵劍先生注視之間，自己也認爲這種地方，決不會有人冒這種險了，方要飄身下這座山峯頭，突然見山坡的根底下，一片亂草叢中，極窄的澗邊上，竟竄出一人，順着澗邊矮着身軀，往前縱躍疾馳，鐵劍先生好生驚異，這足可以證明實有敵人入伏龍谷，查探自己這般人的蹤跡了，可是看他情形反倒十分怕人發覺他的蹤跡，在這種險峻難行之地，他竟敢冒險往前闖，可是這是一段絕地，你又焉能逃出去，那知道人，往前縱躍如飛，腳底下絲毫不停，身形輕靈巧快，那種輕身縱躍的功夫，實比自己高，快到了盡頭處，有一段略微寬一些的道，他倏一停，竟是往後退到了山壁下，只見他往前緊闖了三步。腳底下用力的一登澗邊，身形飛縱起，這三四丈寬的山澗，竟是阻擋不住他，如同飛鳥般，輕飄飄，落在了山澗的對面，此人似乎已然知道有人在監視他的行動，他向這邊一轉身，一抬頭，向鐵劍先生點點頭，微微一笑，腳底下放開如飛而去，鐵劍先生和他相隔雖遠，但是因爲正是朝曦甫上，

天氣晴和，下面也是明朗異常，在他一抬頭之間，鐵劍先生也看到他的面貌，正是三星趕月，單掌追魂石秋原，鐵劍先生立刻飄身而下，知道強敵已經用盡了手段，來對付這般人，只有和這般惡黨們以死力拚，作最後之週旋，不然想要走出這金陵地面，那算妄想了。鐵劍先生下了這座小山峯之後，向宏慈大師等招呼道：「老禪師們，現在我們蹤跡已然敗露，不過據我看紫雲峯歸真洞，似乎尚未被他們發覺，朱大俠尙無危險，敵人們反正認定了他們對頭人，決不會出伏龍谷了，現在我們坦然的回盤山嶺，兩下的事是各走極端，誰也不能再稍行緩手，我們回盤山嶺大佛寺，坦然的歇息一天，養精蓄銳，以備今夜與這般強敵們，決生死，分存亡，我們不舉全力對付他們，恐怕我們也沒有立足之地了，我認定那陰陽臉子蔡金彪，他定要用官家的勢力調度金陵城所有府縣的捕快，辦案的能手，和得力的軍兵，雙管齊下，步步逼緊，決不容我們稍行緩息，我們不趕緊和他決最後存亡等什麼？」宏慈大師聽到鐵劍先生這番話，面色倏變，恨聲說道：「貧僧等，在少林寺佛祖前，修爲鍛鍊四十餘年，爲了本門中的佛規，也曾屢次的入江湖積修善功，但是時時的遵着佛祖慈悲之旨，和本師的誥誡，總要爲他人留餘地，不到不得已時，不許多造殺孽，貧僧等四十餘年來，決不敢稍背此旨，可是這次看起來，只有盡一身所學所能，和惡魔們一決存亡，多造殺孽，也只好以一身當之，這是惡魔們逼迫得佛門弟子不得不這樣作了。」說到這，鐵劍先生見宏慈大師面現殺機，立刻把那慈祥和善之色盡斂，方玉川一旁聽着，也覺驚心，知道今夜這場凶殺惡鬥，真不敢斷定誰存誰亡，誰生誰死了，自己不敢

多說一句話，現在大家不再隱蔽形跡，從山崗頂子翻下來，仍然順着那段斜坡，到了下面平坦之地，直奔谷口，倒是人跡毫無，趕到出了谷口之後，方玉川臉上忽然變顏變色，並且那情形是預備着動手，可是宏慈大師也早已看出有兩三個喬裝農人的公門中人，守在谷口附近，有坐在道邊子上的，有拿着鋤在荒地上假作操作，宏慈大師知道方玉川定然和他們內中的人認識，恐怕有人出頭阻擋，不准他投降敵人，宏慈大師恐怕他事情作冒昧了，反倒多生枝節，遂向方玉川招呼道：「玉川，現在我們在金陵地面，事情已很顯然，你能夠甘心入佛門出家修行，一切事與你無關，無論遇到什麼事，不准你冒昧的發作，好在我們的事，近在眼前，也要辦個水落石出了，你給我頭裏走。」方玉川諾諾連聲答應着，走向宏慈大師的前面，鐵劍先生在最後，四位少林僧算是把方玉川夾在當中，守在谷口的喬裝農民，彼此相看了一下，他們也沒發作，四高僧跟鐵劍先生，暗地裏把脚步放開，這比平常人可就快得多了，趕奔烏龍山盤山嶺，一路上安然無事，已時左右已經到了盤山嶺，回轉大佛寺內，大家全是滿懷心事，落坐之後，淨業大師向鐵劍先生道：「展大俠，你看對手逼得多麼緊，伏龍谷口已經埋下樁，把守住，就是防備着朱大俠再行往別處遷移隱匿，可是我們盤山嶺下，也一樣的有人在潛伏監視，在下面樹蔭下所坐的兩個，和山道上所見的那樵夫，形跡上已然顯露，是官家所派出來的人，我們此時已經算是入了敵人的網羅一樣。這樣也好，我們倒願意敵人起驕狂之意，輕視之心，比較着容易對付他們，不過事情已經緊急，決不容再遲延下去了，我們今夜倘若不動手，那亂點飛蝗韓賊，

跟那陰陽臉子蔡金彪，決不肯守信用，他們也要先行動手，反來緝捕我們，我想我們晚間還是早早起身入金陵城總督府，不要被惡魔走了先招。我們就吃虧多了。」鐵劍先生哼了一聲，恨聲說道：「惡魔們敢這麼放手對付我們，我們也正好各盡一身所學，和他們拚到底吧。」這一般風塵異人，此時全是一樣的心腸，安着必死之心，不能夠把事情辦得結局圓滿，誰也不願意走離金陵地面了。這一天容易過去，大家全歇息了多半日的工夫，精神緩足了，進了些飲食，太陽已經沉下去，宏慈大師走出草房，轉到破牆那裏，往盤山嶺下望去，烟籠霧罩，所有近山的居民，在晚飯之後，帶着小兒女各就門前樹蔭下溪水邊，遊玩散步，小兒女們追逐歌唱，一片天真，宏慈大師不禁喟然長嘆，自言自語道：「從這般農人家看起來，我們真是虛度此生，從幼小入佛門，歷盡艱辛，苦修苦練數十年，才算稍有成就，可是臨到這次事，奉主教之命，來接引這位具宿慧有夙緣的朱大俠，那知阻難重生，強敵扎手，以弟兄四人之力，恐怕尙不能應付下來，真要是今夜遭到慘敗，那也就是我們返璞歸真，魂歸極樂的時候了，可是數十年古佛青燈，武功秘技，也會受到無邊的辛苦，到頭來，弄了功虧一簣，不能完成這次主教的慈命，我們還落個佛門待罪之人，反不如這般農家父子妻女，暢叙天倫之樂，造化弄人，真是不可想象了。」鐵劍先生忽然從身後轉來，向宏慈大師道：「老禪師，自言自語，對眼前事竟作悲觀，你這佛門弟子，難道還不如我這俗子凡夫麼？凡事把他歸諸命運，盡人力而爲之，成敗生死，何必放在心頭，老禪師你看天色不早，我們該動身吧。」宏慈大師點點頭，一同回轉裏面，

立刻各自結束起來，宏慈大師此次却把自己得心應手的方便鏟提起來，因爲今夜無須再顧忌一切，入金陵城總督府要弄他個地覆天翻，四位少林高僧，跟鐵劍先生帶着方玉川從屋中走出來，裏面的燈火熄滅，鐵劍先生向宏慈大師等說道：「盤山嶺大佛寺古刹，大約從今夜起和我展翼霄就算永別了，最遺憾的是我那未了之事，二十一位英魂義骨不能如我的心願，把他各送到原籍，這是最痛心的事，我盼望，倘若禪師們能夠保全過今夜，不論是那位，千萬要替我展翼霄完成這件功德，我展翼霄死亦瞑目，一般英魂義骨，亦當感激九泉，望禪師們要把這件事看得重大些才是。」旁邊心一大師却冷笑一聲說道：「展大俠，你這種打算，恐怕錯了？這也只好付諸命運，非人力所能強爲了，此番與強敵作生死存亡的鬥爭，倘若展大俠一身全不能保，貧僧等就是傲倖不被敵人所殺，事情一敗塗地之下，我們焉能貪生怕死，離開金陵地面，展大俠，貧僧等抱歉的是帶累展大俠，對付這般扎手的人物，漫說展大俠生死不敢保，就是慘遭失敗，你不容易得來的義聲俠名，斷送在我們之手，我們死不甘心，到這種地步，好在展大俠一生所行所爲，完全是爲他人造福，置自身危險生死於不顧，我們只好帶累展大俠和貧僧等同歸於盡了。」鐵劍先生展翼霄哈哈一聲狂笑，山道兩旁的樹木，全被這放聲狂笑震得枝葉有聲，鐵劍先生跟着說道：「禪師，到這種地步，何必再講這種客氣話，我展翼霄憑背上這口鐵劍，數十年間，作了多少快心稱意事，也會遇到了多少扎手的強敵，我居然保得殘軀，活到今日，已經是傲倖萬分，到頭來，遇到這場事，爲大明後裔盡一些心，効一些力，爲佛門中完成這件功

德，事雖不成，落個血染金陵，也頗值得了，我展翼霄還有什麼遺憾！似水的流年，原本就沒有多少時光叫我留戀，我能夠趁這時追隨着老禪師們。佛門中有道高僧，同歸極樂世界，叫我展翼霄，死後孤魂，又得到依託，這更是我想不到的幸運。老禪師們把心懷放開，把你們少林寺不傳之祕在金陵城盡量施展一下吧。」心一大師等被鐵劍先生這番話激勵得勇氣勃生，齊聲向鐵劍先生致謝，下了盤山嶺，各自把輕身術施展開，伏龍谷已是熟路，這一施陸地飛行之術，也就是半個時辰，伏龍谷在望，宏慈大師招呼師弟們把脚步放慢，向鐵劍先生道：「展大俠，入谷倘有阻難，我們應該如何對付？」鐵劍先生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敢阻擋我們去路，取他的性命而已。」宏慈大師答了個：「好」字。把月牙方便鏟，在自己面前一個盤旋擺動，鏟頭下鋼環，嘩嘖嘖一陣響，宏慈大師已經騰身縱起，往伏龍谷口內竄去，鐵劍先生，心一大師，淨業大師，方玉川，跟踪而進，這幾位僧俗的武林能手，毫不掩蔽形跡，露出本來色相，施展輕身術往谷口裏闖進來，這種聲勢也頗為驚人，可是谷口外伏守的官人們，並沒敢伸手動這般人，眼看着鐵劍先生等順着谷口山道如飛往裏闖去，此時方玉川對於身入佛門，已經算死心塌地，個人的伙伴周金榜，已被淨業大師放回去，他定然把我方玉川背叛官家稟報江寧府，我現在只要離開師父身旁，定遭緝捕，明知道無論見到江寧府任何人，定遭他們痛罵，這種事現在還無法避免，好在我方玉川是回心向善，往好處走，笑罵由他笑罵，我作我的好人。此時他跟隨着四高僧鐵劍先生身後，雖然在黑沉中，這裏已經走熟了的道路，毫不費事，

只有一盞茶時，已轉入後谷那片荒林山道，鐵劍先生頭前引路，一直的撲奔怪石屏，和那條斷魂澗，相隔還有一箭多地遠，一條黑影倏起倏落，剎那間已到近前，來的正是風塵異人朱德疇，鐵劍先生因爲早早看出朱德疇的形狀，飛縱到近前，忙問道：「朱師兄，這一天情況如何？敵黨可有什麼舉動？」朱德疇道：「安靜如常，不過，谷口那裏，不容人出入了。難道你們進來沒受阻攔麼？黃昏時候，我會到伏龍谷口，隱僻之處，查看外面情形，有那砍柴的並沒入谷，他們從谷口左側林深草密之處出來，離着谷口太近了，好凶惡的官人，一聲不響，飛縱過去，一脚把那樵夫踢倒，喝問他可是要進伏龍谷麼？那樵夫無故被這麼欺侮凌辱，雖不甘心，只是一個鄉下人，那敢跟他們爭辯，只有告訴他們實在是指着砍柴爲生，並無他意，就這樣，還被這伏守的官人痛罵了一頓，砍柴的左腿被踢，一瘸一拐，趕緊離開谷口，這種凶橫情形，過分叫人無法忍耐下去，我在暮靄蒼茫中，借用谷外一堆亂石塊，給伏守附近的幾個強梁霸道官人，全留了記號，所以我知道老禪師們入伏龍谷，恐怕要受阻難。」宏慈大師向朱德疇道：「大約朱大俠所懲治的一般人，已經調回，現在把守谷口的，看情形挨個完全有官職，決不是兵弁們，我們也預備先收拾幾個，聊以雪恨，可是他們反倒不肯動手，任憑我們安然入谷。」彼此說着話，已然回到紫雲峯下歸真洞，大家落坐略微歇息，朱德疇道：「谷中這麼陰沉黑暗，可是從星斗上辨別，這時也不過二更，入金陵，不過七八里的途程，我們現在收拾起身，還不算晚。」朱德疇早已泡好了茶，鐵劍先生等對於朱德疇無庸再作主客之分，連四高僧也是自行取

領，宏慈大師却從左肋旁皮囊中取出一個包兒，用蘆葉包裹着，把他打開，裏面是一段段青鮮異常的鮮石斛，向大家說道：「請各自取一些納入口中，盤山嶺產生這種藥材，貧僧隨手採取了些，因為我們練武的人，往往能被事情耽擱住，或是應付上強敵，難以脫身，這喉頭煩渴，也能牽掣你一身本領功夫，能夠有這點東西納入口中，可以保六個時辰不用飲水。」大家趕緊就着宏慈手中，各自取了兩段放入口內，看着這種小事，是無足輕重，像少林僧和鐵劍先生等，現在應付這種強敵，明明是一場凶殺狠鬥，以武功本領，決沒有示弱的地方，可是被敵人纏戰住，或是因為幫助自己的人，不能撤身，這種拚命拒敵惡鬥，雖然是內家有調氣養神的功夫，比較常人能夠支持極久的時刻，可是真到了感覺到煩渴時，喉嚨裏能夠像火一般，身體無形中加增了痛苦，武功本領，平白的能夠減去三分，這種閑文不在話下。這時大家結束停當，朱德瞻向洞中一拜，口中祝告道：「弟子朱德瞻在先人遺留的古洞擾亂多時，現在要與這裏永別，謹謝先人的護佑。」四高僧鐵劍先生方玉川一同出了歸真洞，油燈已熄，可是地上石鉢中所點的松脂，依然火光閃爍，因為這種東西，一時不易熄滅，可也決無危險，朱德瞻最後走出洞門，鐵劍先生已經頭前引路，直撲那段亂林前，四高僧跟蹤也趕下來，只有方玉川和朱德瞻略慢，前面這四僧一俗，方要穿入亂林時，突然聽得谷口一帶，似乎連起了兩三聲銅笛，鐵劍先生趕緊把脚步停住，向宏慈大師等說道：「禪師們，可會聽見麼？這種銅笛的聲音，響得特別，難道敵人真個的竟敢搜索到這裏麼？我想大家先不要忙着往外闖，我們仔細的辨別一下。」說

話間，方玉川朱德疇也趕到近前，因為伏龍谷後紫雲峯這裏是最矮的地方，因為有一處處石崗峯嶺，荒林野樹，密佈在谷中，平常看不出後面比較前面是過份低窪，靜候了半晌，再沒有銅笛的聲音，鐵劍先生抱愧的說道：「或許是我疑心生暗鬼，叫大家空立了這一會兒，就攔了許多途程，咱們趕緊往外闖吧。」大家一同穿過這片亂林，繞出那座怪石屏前，直奔前面那道山崗，當中可得經過數里長的那段祕徑，鐵劍先生頭裏把功夫盡量施展開，縱躍如飛，往前出來有三四里，轉過這段祕徑，那座山崗，黑沉沉已經聳起在不遠，順着左邊山道直撲上來，方才翻到斜坡上，方玉川是在最後，他無意中扭頭向左看了一下，因為這伏龍谷方向並不正，谷口是座落到西北，方玉川向左邊看的地方，正是這伏龍谷一段壁立的山嶺，圍着正西這一面，並沒有道路，所以伏龍谷除了正式谷口，想從別處出入，完全是懸崖峭壁，方玉川抬頭看的時候，他見左邊那段山嶺，往後去的一處較矮的地方，在陰沉沉黑暗暗的天空中，竟是有光亮閃了一下，可是一瞥即逝，自己雖則心中一驚，但是口中並沒敢說出來，因為所見的情形，既然離奇，更不能叫別人重行看到，所以方玉川把要說的話嚥住，頭裏的鐵劍先生已經翻上山崗頂子，這次忽然那伏龍谷的左側，山嶺外面，一連又是兩聲銅笛，似乎吹這銅笛的人，故意的使聲音極小，他發這種笛聲，別人不易辨別，方玉川已經覺出這種聲音，完全是江寧府屬下一般官人，和護城的官兵所用，連兩江總督衙門內，一般守衛軍兵，全是一律配帶這種報警的信號，個人身上尙帶有一支，方玉川此時可不敢再行緘口不言，趕忙招呼：「請師父先行停步，弟子把

事稟告再走。」宏慈大師也聽到伏龍谷四週情形不對，回身等候方玉川來到近前，匆遽的向宏慈大師道：「師父，可會聽到這種銅笛的聲音，這完全是江寧府官家所用，兩邊懸崖峭壁無路可通的地方，連續發現銅笛呼應之聲，恐怕連後谷全要上來人。」宏慈大師哈哈一笑道：「這倒很好，他們竟能夠先行下手，反趕到這裏，伏龍谷算是我們和敵人一同埋骨之地吧！不要管他，隨我來。」方玉川心中已然知道眼前情況，恐怕不易走開了，這時後面的人相繼而至，鐵劍先生也在暗中默查四下形勢，忽然轉身回頭往來路上一看時，頓足說道：「我們終歸走晚了一步，叫敵人把我們絆在這裏，後面已然進來人了，不問可知，谷口已難衝出。」話聲未落，突然從旁邊一座小山頭上，有人一聲狂笑道：「姓展的，你說的很對，尊駕們還想出伏龍谷麼？今夜也叫你們看看蔡大人的手段。」跟着發話的這人，一連吹了三聲銅笛，這伏龍谷谷口一帶，突然火光大亮，亮出一大隊官兵，分據谷口兩邊峯頭一帶，張弓搭箭，故意的明擺出陣勢來，兩邊各有七八支火把照着，數十名喬裝改扮的官人，穿什麼顏色衣服的全有，算是把谷口守住，可是在他三聲銅笛之下，不只谷口這裏，連兩旁懸崖峭壁間，全發現了吶喊一聲，跟着一支一支滿帶着油浸的草把，向山壁和林木間亂擲，立刻火把拋到之處，草木燃燒起來，後谷一帶也是一片火光，更從谷口飛撞進十幾名短衣壯漢，方玉川遠遠的已然辨別出，完全是江寧府縣所有的馬步快三班挑選的能手，各持着雪亮的兵刃，在谷口列隊等候，看那情形，是預備動手拿人。這裏朱德驥見這般惡魔們竟是用這種厲害手段，把這伏龍谷四下放火，這一焚燒，只

留谷口一點出路，這分明是安心逼迫我們，縱然不被擒，要想在這種隱秘之地，再行逃匿，那算妄想了。可是谷口又防守這麼嚴，敵黨分明已把我們看作網中之魚，萬想不到事情變化得這樣快，一切計劃均成泡影，金陵城更無法再去了。自己咬牙切齒，只有多殺一個敵人，多結一分恨，「噲」的一聲把措的劍撤出鞘來，這時正是那小山頂子上那個敵人運用輕功絕技，「海燕撩波」從七八丈高翻下來，輕飄飄落在了山道上面，離着朱德囑有丈餘遠，朱德囑一握掌中劍，揉身而進，飛撲到敵人近前，掌中劍「白蛇吐信」，向這敵人胸前刺來，上面下來這個正是陰陽臉子蔡金彪，他此時尚赤手空拳，沒亮兵刃，朱德囑這一劍到，他往左一扭身，左腳趁勢往外一滑，身形已經向左退出五六尺，右腳往左上步翻身，他雙手往他短衫下一探，嚙嚙抖出一條兵刃，漆黑錚亮，原來是一條烏金蛇骨鞭，這陰陽臉子蔡金彪，手底下也真個厲害，蛇骨鞭才一撒出來，往外一振腕子，橫着向外一甩，向朱德囑攔腰橫打過來，這種兵器，不在兵刃譜之數，算一種奇形兵刃，用純鋼絲和金絲擰成，全身如同蛇的骨節一樣，運用如意，並且這條兵器，分量特別重，四尺八寸長，有核桃粗，鞭頭上却是一個蛇頭，蛇口中吐出三寸鋒刃尖子，這條烏金蛇骨鞭，陰陽臉子蔡金彪藉以成名，朱德囑見他這種奇形兵器亮出來，招術發得非常快，朱德囑左腳往外一探，左手劍訣向後一領，身軀猛然向左一個盤旋，繞步，把烏金蛇骨鞭鞭頭閃過，身形隨着往前一縱，反欺進來，這就是藝高人胆大，因為蔡金彪這條烏金蛇骨鞭要叫他施展開，他四週一丈內休想欺進半步去，對付這種強敵，全仗着個人武功精細，身

形巧快，劍術夠了火候，才敢這麼進步欺身。朱德疇掌中劍，「毒蛇尋穴」，一抖腕子，向陰陽臉子蔡金彪小腹上刺去。蔡金彪對於朱德疇這麼進招，也是心驚，劍遞過來快似電光石火，陰陽臉子蔡金彪趕緊的用左手一抄烏金蛇骨鞭的鞭身，右腳同時從他自己左腿後一探，身形斜轉，向左閃出一步，朱德疇的劍竟是刺空，陰陽臉子蔡金彪却用右手鞭尾退出的一尺長猛然向朱德疇的劍身上一砸，他這條烏金蛇骨鞭另有一種不同凡俗的手法，朱德疇自然是急於抽身撤劍，身軀往後一帶，左手劍訣向自己身後一展，右手劍已經撤回來，可是身形並不動，預備用連環進招，「金劍斬鵬」式，把掌中劍從自己左肩頭圈回來，反腕子一劈，可是陰陽臉子蔡金彪他用鞭尾往劍上砸，原本是虛招，趕到朱德疇劍往回一撤，他右手握着烏金蛇骨鞭的前半截，猛然向外一甩，兩下相隔又近，正向朱德疇斜肩帶臂砸下來，這一鞭變化得迅捷異常，功夫稍弱的再難躲開，朱德疇見蛇骨鞭帶着風聲砸到，自己趕忙往右一攙身，掌中劍正提到右肩頭上，劍尖向上，原本是想用「金劍斬鵬」式的，此時身形向左一撤，腕子一翻，掌中劍是「舉火燒天」，鞭一往下落，朱德疇這口劍，猛然往他蛇骨鞭的鞭上一貼，往後一滑，噲的一聲，一溜火星，竟把他烏金蛇骨鞭盪得向外閃出去，朱德疇趕緊向左一縱身撤出來，藉着四外火光查看自己寶劍並未受傷，那陰陽臉子蔡金彪也懸繫着自己蛇骨鞭被削毀，身形也縱出去，右手一接鞭尾，看到自己蛇骨鞭不過劃去尺許長一層皮，並未傷着了鞭身，兩下裏二次欺身進步，站在一處，此時四下裏形勢越發險惡，水火無情，伏龍谷四週山壁完全被火燒起來，鐵劍先生等已經

各已對付上敵人，從谷口闖進來的，內中就有三個面生的人，各亮兵刃，猛撲上來動手，他們好似早就分派商量定了，這三個面生的江湖能手，竟是撲奔宏慈大師，淨業大師，心一大師，從東西兩邊山壁，在火勢起後各翻下兩人來，左邊下來的是亂點飛蝗韓驥，帶着一個四十多歲江湖客，右邊下來的是那三星趕月石秋原，雖在他身旁却是一個年約六七十歲，頭頂禿得一點頭髮沒有，只有腦後尙留着一縷花白頭髮，編着手指粗七八寸長的一條小辮兒，長得相貌特別，兩道眉毛，形如八字，眉梢下垂，襯着一雙三角眼，塌鼻樑，翻鼻孔，一張薄片嘴非常大，形如蛙口，唇上還留着短鬚，七長八短，穿着藍布短衫，黃銅紐子，下面藍布中衣，白襪酒鞋，褲腳緊緊到脚面上，這種穿章打扮，江南絕看不到，分明是江北一帶鄉下的土老，這種奇形怪狀的人，看着特別扎眼，三星趕月石秋原，一撲過來，他就先奔了淨業大師，這個怪相老者却直撲鐵劍先生，對面下來的亂點飛蝗韓驥，身形沒到近前，就在辱罵着：「好個大胆的方玉川，你不過府衙中一個班頭，竟敢在大人們面前吃裏爬外，投降到叛逆手內，韓大人要是叫你再活在人世上，我們就枉在江湖道上闖了，你這喪心病狂的東西，有幾個腦袋，叫你嘗嘗韓大人這一雙肉掌下的厲害，你是甘心作這種欺人欺天的事，韓大人寧可不辦這案，也先要了你的命。」口中喝罵着，直向方玉川撲去，方玉川早看明了今夜的形勢，是定生死存亡之時，漫說自己這條命不易保，師父們雖是少林派嫡傳的弟子，也未必準能得出伏龍谷去。此時忽然聞大內所下來的這位韓大人，他捨却一般要緊的人物不去捕拿，偏偏要尋自己的晦氣，此人來到金

陵，雖然沒見他露什麼本領，可是聽他手下人所傳出來，過去的一切，他們的出身不是江洋巨盜，就是武林中的能手，沒有一個弱者，本領稍差的也入不了大內，方玉川知道自己這是到了盡頭之日，那會逃得出他的手去，才拜在一心大師身旁，今夜雖在師父身邊，遇到這種禍事，若是一惜命圖逃，別說還逃不開，就是微倖能夠逃出韓驥之手，事後師父也不會輕饒了自己，命該如此，只有破出這條命去一拚而已。遂也不再顧慮一切，還口罵道：「姓韓的不用作威作福，我又不是你屬下當差，人各有志，這是我改邪歸正之時，你管得着我麼？」亂點飛蝗韓驥罵了聲：「你好小子，竟敢跟韓大人還口，你接招吧。」往前一上步，左手往前一遞，食中二指往方玉川面門上點去，方玉川往後一仰頭，脚下往左一滑，向左一閃身，自己吃虧沒帶正式兵刃，只有兩把手叉子，此時身形一撤開，雙臂一掄，用掌中這對手叉子，反向亂點飛蝗韓驥左臂上劈去，韓驥左掌原本是虛招，倏然往回一撤左臂，左肩頭往後一閃，立刻右掌從自己左臂下橫推出去，向方玉川華蓋穴上便擊，這一掌打實了方玉川就得當時斃命，方玉川覺得這一掌的掌風自己先覺得承受不住，這時他可得着身形巧快的好處了，用力猛然把雙臂向左一帶，右腳底下也用足了力踹山石，嗖的橫竄出左兩丈餘，這亂點飛蝗韓驥這一掌竟會劈空，不盡又羞又怒，以自己這分功夫和自己現在的地位聲望，對付這麼一個公門中的當差小卒，真要容他在自己手下走上三招，姓韓的可比我在別人手內難看得多了，叫這般新從北京城下來的看着也太笑我韓驥無能。韓驥在這種羞慚忿怒交加之下，腳底下暗中用力，腳尖一點地，竟用登萍趕

浪的身法，身形跟蹤趕到，那方玉川也就在腳剛一沾地，身形還沒轉過來，亂點飛蝗韓驥，身形已經撲到，他是人到掌到，竟用「雙撞掌」，左脚脚尖一點地，身形往前一探，雙掌齊出，向方玉川背上擊來，方玉川眼看著就要斃在他雙掌之下，就在這危機一髮的一刹那中，猛然一條黑影，如同一縷黑烟撲到，一雙弧形劍竟向亂點飛蝗韓驥的後背和左肩頭上猛劈下來，來勢太急，又是一種重兵刃，不要說正正的劈上，就是被掃上一點，全得受重傷，亂點飛蝗韓驥，趕緊用力的往右一撤雙掌，左脚用力一點地，向右竄出丈餘遠，一擰身喝聲：「什麼人？」可是他喝問之間，已然看出是心一大師，這種情形，所謂人情之常，多一分關係，未免就多近着一分，心一大師在動手之間，就注意到這新收徒弟方玉川，因為他才入自己門下，總算被武力征服，雖則自己能夠查看出他，是個心地善良的少年，雖入公門當差，尙還沒被那種惡習薰染深了，但是生死關頭，另當別論，心一大師已經和新來的這般江湖能手動上手，但是眼中時時注意到方玉川，忽然聽到亂點飛蝗韓驥非要他的命不可，這是明擺着兩下裏力量不均，方玉川那會是他的對手，動上手就得送命，心一大師所對付的這來人，手底下一口金背砍山刀，威猛異常，刀法純熟，並且是武林正宗的傳授，心一大師把掌中這對弧形劍也運用開，和這來人一口金背砍山刀，打了個平手，眼角中驀然看到徒弟方玉川居然連避開韓驥兩手陰毒的掌法，趕到縱身逃出去，那韓驥再一施展煞手的招術，心一大師知道方玉川非得喪命在他掌下不可，救徒弟心切，掌中這對弧形劍，運用了兩招，雙龍奪珠，這兩柄弧形劍向敵人的兩耳輪猛劈，敵人往外

一撒身，心一大師用「雁落平沙」，「秋風掃落葉」，矮着身軀，只憑左脚尖點地，掌中的弧形劍從左往後一帶，借着弧形劍掄起來之力，身形好似風車般一個旋轉，雙劍向敵人的兩腿橫斬過來，這種式子用的非常勁疾，敵人只好猛往後一縱身，倒竄出丈餘遠，心一大師身形猛往起一拔，掌中一對弧形劍往上一抖，提丹田氣，運用輕功提縱法，拿雲趕月的身形，疾如流星一般，猛撲過來，好在相隔並不甚遠，只離着徒弟方玉川落腳處三丈左右，心一大師這種輕身絕技，憑着起落之勢，能夠把五丈內的敵人，制於弧形劍下，所以相隔這麼近，這對弧形劍竟往亂點飛蝗韓驥身上落來，算是把方玉川這條小命，從鬼門關上要回來。此時，亂點飛蝗韓驥，可真個怒火萬丈，厲聲喝叱：「和尚，你是一個出家人，竟敢用這種手段暗算你韓大人，你太失了身份。」心一大師冷笑聲道：「憑你亂點飛蝗韓驥成名的英雄，對一個後生晚輩，初出茅廬的無名少年，下這種毒手，其心可誅，貧僧焉能不解脫你。」這個「你」字沒落聲，方玉川那裏大聲喊：「師傅，背後。」「後」字沒出口，只喊到背字，心一大師覺得腦後一股子風聲，就知有人從背後暗算，弧形劍原本在胸前交錯，只把左腳順着地面往左一滑，伸出一尺去，身形隨着向左一矮：「犀牛望月」半翻身，右手的弧形劍已然撤出去，噲的一聲，火星亂濺，暗算的正是使金背砍山刀的敵人，他竟是運用輕身術故意的不帶聲息，臨到欺近了身，猛往前一撲，才向心一大師頭上猛劈下來，這一刀他的是十成力，心一大師這一弧形劍，把他金背刀震開，那亂點飛蝗韓驥在這時也伸手把腰間圍的龍桿棒拔出來，他還是想取方玉川的性命，

在心一大師把敵人刀封出去的同時，韓驥已然縱起身來，撲向方玉川，心一大師此時先顧不得對付暗算這人，身形往回下一擰，肩頭一掙，腳底下用足力，騰身而起，竟用「飢鷹捕雀」的式子，騰身縱起，雙劍在前，橫劫韓驥，韓驥趕緊把丹田氣一沉，身軀往下一落，避開來勢，心一大師却在口中招呼道：「無知的孽徒，你還不走開等什麼？用不着你徒送這條性命了。」方玉川聽到師傅這種命令，叫自己暫時躲避，眼前這般人，實非自己所能應付，他趁勢一轉身，向荒林亂草間逃去，方玉川這條命算是暫時保全不去提他。心一大師身形也落在山道上，韓驥的雙龍桿棒，已經是泰山壓頂式，砸了下來，這種兵刃，心一大師不能用弧形劍硬接了，趕緊往左一掙身，桿棒從左肩頭砸空，心一大師移身進步，左手弧形劍，順水推舟式，向韓驥攔腰橫斬，可是身後一聲喊：「和尚，你還那走！」那使金背砍山刀的又跟蹤趕到，這口刀向心一大師脊背上斜劈下來，心一大師連番遭到他兩次暗算，不禁也殺機陡起，韓驥正把雙龍桿棒往回一撤之間，心一大師猛然一個玉蟒倒翻身，從左往後一轉，竟是用右手的弧形劍橫着往外一封他這口刀，噲的一聲，把刀給蕩開，身形已轉過來，左腳更隨着往前一探，左手的弧形劍，葉底摘花，白猿偷桃式，猛遞出來，向來人的右肋下猛然一展，這一招用的迅捷異常，敵人的刀被蕩出去，心一大師更是用的十成力，他的身軀全被帶得向他左邊半轉，右肋完全算是賣了空，這一弧形劍遞出來，眼看着弧形劍的刃子已然沾到他的衣裳，此人他用力的往左一斜身，整個的身軀向後一沉，左掌向後一穿，奮全力把蕩出去的刀，猛帶回來，倒着向後一甩，仗着他

這種招徠用得也恰到好處，心一大師弧形劍往外一展之間，哧的一聲，敵人的衣服劃破，右肋上被弧形劍劃傷了四寸多長的傷口，他的劍倒過過來，心一大師只有右臂用力一震，掌中弧形劍往下一沉，這算是把自己的力量卸了，弧形劍沒遞進他肋骨內，亂點飛蝗韓驥，這時也撲到救應，雙龍桿棒，却抖得筆直，好像槍一般，桿棒的龍頭，向心一大師面門上刺來，心一大師左手弧形劍也撤回來，雙劍交錯，雙臂往上一抖，向上一封，可是亂點飛蝗韓驥的雙龍桿棒，已經猛撤回去，跟着往上一上右步，撤棒頭現棒尾，向心一大師小腹上猛戳過來，他這雙龍桿棒，本來無法分頭尾，兩邊全是龍頭，只有前把後把之分而已，這種桿棒最厲害處，是龍頭口內全吐着精鋼所造，三寸龍舌，只要點到了人，立時能受重傷，心一大師雙臂已然向上封去，韓驥變招太快，向小腹上這一戳，心一大師再往下沉，弧形劍砸他的桿棒可來不及了，只得猛然把左腿往起一提，身軀用力的向左一擰，向後把全身一截，把自己致命處閃避開，可是左腿的膝蓋上，左胯下竟被韓驥龍頭桿棒劃傷，心一大師這一緩過勢來，雖在受傷之下，用倒踢柏木樁的式子，猛然左脚往外一踹，正奔亂點飛蝗韓驥的右腿迎面骨上，這一下裏踹實了，就得骨斷筋折，可是韓驥也是一身精純的功夫，他趕緊用力的把右脚往前一滑，一擰身，心一大師只有足踵踹到他腿肚子上，就這樣，韓驥的身軀收不住勢，踉蹌往前撞去，用力的拿樁站穩，雙方同時受傷之下，可是這種成名的人物，焉肯就這麼甘心罷手，亂點飛蝗韓驥二次要往前猛撲，但是他腿肚子上雖說受傷不重，已經夠他支持的，只這利那間，被踹處已經疼痛異常，脚底

下感覺不靈，心一大師雖則跨下受傷，但是傷非要害處，此時就讓下去，也沒有立足之地，也是安的一樣心意，和韓驥再拚生死，壓弧形劍往前作勢欲撲之間，猛然從斜刺裏飛縱過一人來，身形未到近前，已然高聲喝喊：「韓大人，把這個附逆的僧人交與我柳雲台收拾了吧。」這時心一大師趕緊一斜身，往旁縱出丈餘遠，先避開來勢，查看來人這自稱柳雲台的，也是韓驥新約來的同黨，在金陵城和盤山嶺全沒見過，他本是和師弟淨業大師在山崗前拚命鬥在一處，此時竟是撒身下來，就知道自己這邊形勢不利了，心一大師因為救徒弟，和韓驥跟那個使金背砍山刀的拚命動手，已經離開大家有五六丈遠，更有樹木和山崗的轉角，隱蔽了前面一半形勢，雖則四下火光照着，已經全能看到一切，可是相隔稍遠，又全是動着手，這邊就不易看到真實情況了，那知道淨業大師已受重傷，雖則沒死在當場，退到山崗上，借着山崗上去的地方狹小，自己拚命的縱身竄入亂草中，未被這個敵人追上，所遇來的這個，全是亂點飛蝗韓驥同手的弟兄，在大內效力當差，這三個還全是他一手拉進去的，使金背砍山刀的那個，本是鏢行出身，姓馮名大用，當年是專走關東口北的鏢，手底很有真功夫，有掌打關東半邊天的美名，只爲驕狂太甚，終於折在關東道上，鏢行中不能立足，被亂點飛蝗韓驥利用上他，把他薦在主子面前，也當了一名侍衛，現在所過來這個，自己報名叫柳雲台，出身綠林，他專在大河南北一帶作案，積案如山，直隸省、河南省、山東省，三省的巡撫全要非把他這個人辦到了看着他，這一來，追風手柳雲台可不能立足了，亂點飛蝗韓驥原本出身綠林，這追風手柳雲台，認爲自己

若是遠走江南，還得更名改姓，江南道上的朋友們，決不容自己在那一帶耀武揚威，何況北省已經選出了辦案的能手，他們伸手對付自己，就是逃到江南也未必得逃出他們這般辦案人的手內，反不如大大胆子，入北京城隱匿些時，這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認定自己決沒有那麼大膽量，反敢潛入天子腳下，這追風手柳雲台，遂入了北京城，竟被他看到了亂點飛蝗韓驥，已經脫離綠林，作了皇上的親信，這一來，他算得了逃生得命的機會，韓驥還是真不敢不認他，他倒是毫不隱瞞，告訴韓驥，自己沒有立足之地，韓驥知道不設法保全他，連自己也得毀，這柳雲台是個很厲害的綠林，韓驥真個大膽，竟把這種積案如山的綠林道引入宮中，補上了名字，可是跟追風手柳雲台也約定了可不准他出宮門一步，如若日久天長，不肯聽他的話，韓驥也破出死去，索性柳雲台也不必耍挾，韓驥是自行檢舉，兩人作爲同生同死，追風手柳雲台也知道韓驥這麼保全自己，真是拿性命成全朋友，他真個二年工夫，沒出宮門一步，此番亂點飛蝗韓驥隨着陰陽臉子蔡金彪，三星趕月石秋原，奉祕勅到江南來，因爲時日太多，沒把案辦回去，皇上有些怒意，二次派人下來，追風手柳雲台竟也在被派之數。山崗前，和宏慈大師動手的那個，名叫塞北金刀裘尙志，他倒是出身正大，是個專立場子教徒弟的武師，也是經韓驥一手提拔，作了侍衛。再說追風手柳雲台從山崗那邊搜尋淨業大師，沒搜尋到，看到亂點飛蝗韓驥險些毀在和尙這種下盤功夫上，自己才高聲喝喊，撲過來，爲是替韓驥動手，此時縱身過來，向心一大師這一發話，心一大師喝問道：「孽障，不用口出狂言，你先報上名來，貧僧好接引

你入佛門乾淨土。」追風手柳雲台尙沒答話，亂點飛蝗韓驥已經往前一縱身，竄了過來，向心一大師喝叱道：「不守清規的附道僧人，今夜叫你知道國家的王法厲害，今夜所到的人，正是你們這般目無國法，甘心作惡的鈎魂使者，既你然側身武林，耳中也該聽到，威震大河南北的追風手柳雲台，就是這位，和尙，識相的趕緊把弧形劍放下，皇上那裏念你們是出家人，不過受人蒙蔽，尙能網開一面，留你們活命，再敢這麼頑強抵抗，管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心一大師一聲冷笑，往前一縱身，竟是先撲奔亂點飛蝗韓驥，弧形劍攙頭蓋頂就劈，韓驥往後一撤身，斜着身軀，雙臂往上一抖，用雙龍桿棒往上猛擲，心一大師猛然往回一撤雙臂，弧形劍金蛟剪式，往他雙肋上猛砸來，可是亂點飛蝗韓驥，也是招術並沒用實，身軀往後一斜，一抖左臂，甩雙龍桿棒，倒打金鐘式，向心一大師的小腹上甩來，兩下的招術是同時發動，可是那追風手柳雲台，焉肯在這種情況下留情，他在心一大師往韓驥頭頂上一遞招時，脚底下一個箭步，已經到了心一大師的背後，軋把翹尖刀向心一大師斜背帶臂劈來，這種雙管齊下，腹背受敵，心一大師可是聽得腦後風聲，弧形劍金蛟剪的招術雖是已經撤出，這就仗着三十多年的鍛練，已經能夠練到六合歸一，心手相應，左脚斜着向左一滑，身軀向左一閃，右肩頭向後一甩，右手的弧形劍烘雲托月倒翻着往翹尖刀上擱去，往左這一閃身，更把雙龍桿棒，倒打金鐘這一招避開，可是這種動手，沒有絲毫緩息之餘地，韓驥的雙龍桿棒招術用空，他左脚倒着向後一滑，身軀一個盤旋，轉身撤步退出四五尺，可是這條雙龍桿棒却隨着「玉帶圍腰」，向心一大師的左肋

上捲來，那追風手柳雲台軋把翅尖刀被弧形劍一封，他却一聲腦子，刀往回一撤，跟着變招爲鐵鎖橫舟，刀帶着風聲，向心一大師攔腰橫斬，這兩下的招術用得陰毒異常，一左一右，橫截着心一大師，叫你無法閃避，韓驥的雙龍桿棒又是軟硬兩用的兵器，不能往他棒身上橫着往外封，心一大師雙臂趕緊一震，掌中這對弧形劍，金鷄抖翎，向左右一纏，因爲這種招術，雖然不能對付韓驥，可是自己是左腳一點地，用一鶴沖天的輕身術，平空拔起，以避來勢，但是心一大師雖則所受的輕傷，可是這種武功只一運用，無形中減了威力，這腳下一點之力，竟比平時差了四成力，身形只拔到七八尺高，往後一落，亂點飛蝗韓驥他這條雙龍桿棒，竟是一振腕子，施展烏龍穿塔，人和桿棒一塊起，桿棒並且抖得筆直，如同雙頭槍一樣；心一大師身形拔起已經擰過身去，這條桿棒竟向心一大師的後心上猛戳來，心一大師任憑有多好的功夫，身軀懸空之下，也無法躲閃了，龍口中那三寸鋒利的舌尖，竟是點到心一大師的背上，亂點飛蝗韓驥只要再往外一振腕力，心一大師就得當場斃命在桿棒之下，就在兩下身軀同時下落之際，突然左邊，一排亂樹的上面，正是一座山石峯，從上面倏的一下，飛過來一塊尺許長的石塊，向亂點飛蝗韓驥，右半邊臉上砸來，這塊尺許長的石頭，打出來勁疾異常，韓驥趕緊一低頭，可是已被這塊巨石掃中了他的右額角，請想這麼重的石塊，只要挨上一點，他那還禁受的住，立時身軀一晃，向左倒去，那追風手柳雲台，趕緊一縱身，伸左臂把韓驥攔了一下，輕輕的把他放到山道上，亂點飛蝗韓驥已經暈絕過去，鮮血順着臉往下流，心一大師受了重傷之下，趁着韓驥被

人打傷，心一大師忍着傷痛，向前逃去，才出來三四丈遠，耳中聽得右邊緊貼着道邊，荆棘叢中有人低聲招呼：「師傅，前面去不得，還是先往這裏暫避吧。」心一大師也覺得背上的傷痕過重，再遇敵人，非送命不可。回頭一看那追風手柳雲台，正忙着救護韓驥，自己輕輕一閃身，竄入荆棘亂草中，裏面潛伏的正是自己新收的弟子方玉川，心一大師越發的對於佛門中的因果，認爲可畏了，這種報施竟能發現在當時，沒有徒弟這一塊石，那還有自己的命在。心一大師被方玉川接應着，他把弧形劍先接過去，從荆棘蓬蒿中隱蔽着身軀，繞向那山峯頭後暫避，前面的形勢，也是越發不利了，最厲害的是那怪老人，生死掌喬元泰，他那條鐵骷髏鞭，運用起來，任何重兵器，挨上就飛，鐵劍先生以四十餘年的劍術，對於這生死掌喬元泰，竟吃了兵刃上的虧，自己這口古鐵劍，雖是一口利刃，能夠斬鋼截鐵，可是終不如那幾口有名的干將、莫邪、湛盧、巨闕，他這鐵骷髏鞭在江湖上，就沒見過，更不知道他這條兵器的身份，究竟如何，倘若想給他削斷，劍力一個不夠，自己可就毀了，只要削不斷他，掌中鐵劍就得出手，這一來，鐵劍先生把一身所學，盡量施展出來，工夫一大，立刻顯着自己

的招術運用不能趁心如意，這生死掌喬元泰，好厲害的骷髏鞭術，他這條鞭，有三百六十五手，一招一式連環運用起來，只能看到一片烏黑的鐵骷髏，把他身形裹起來，往前遞招，真如疾風暴雨一般。

宏慈大師所對付的也是韓驥最知己的同手弟兄塞北金刀裘尙志，他這口八卦紫金刀，爲北派中獨有的

一門刀法，八卦門在北方固然是很有名傳人，可是這裘尙志獨得八卦門的真傳，宏慈大師這條方便鏢

上，在少林派中也是成名的僧人，可是兩下裏動上手，竟是難分高下，到這時三星趕月石秋原的師兄大力金剛手彭萬川，更以一口九耳八環刀來雙戰宏慈，伏龍谷四下的火，已經成燎原之勢，眼看着全谷化爲一片火海，那陰陽臉子蔡金彪，他對付朱德疇，兩下裏也是功力悉敵，不過這方面，處處處於不利的地位，淨業大師，心一大師，這一受傷敗退，立刻顯得敗象已成，靠谷口附近一帶，以及火焰侵不到的地方，更衝進一大隊官兵箭手吶喊着：「附逆敵人，還不趕緊束手就擒，難道非落個死在亂箭之下不可麼！」鐵劍先生此時竟是被這生死掌喬元泰一骷髏鞭威脅得有敗無勝，這種情形，看宏慈大師眼內，越發知道無法挽回這步劫運了，可是此時再想退出伏龍谷，那算妄想了，只有拚到最後，也不過落個同歸於盡。這時那生死掌喬元泰，却在怪聲怪氣的招呼道：「展翼霄，我老頭子此番多管這場閑事，一不爲名，二不爲利，實爲的見識見識你這位江湖異人，武林能手，尊駕爲洞明世故的俠義道，何必作這種愚蠢事，展翼霄你還不罷手等什麼？」鐵劍先生焉能就這麼認收服輸，自己寧可落個血濺伏龍谷，也不能稍有退縮之意，遂也厲聲說道：「老朋友，多謝你的感情，我展翼霄對朋友有始有終，鐵骷髏鞭下我願意完成我交友之道，老朋友你就只管撒招吧。」就在這種危急之時，忽然谷口左側火焰略小之處突然一聲長嘯，從烟火上面飛縱進一人來，從谷口那一排軍兵和捕快頭頂上飛躍過來，這人一現身，所有的捕快軍兵，一片嘩噪，可是身形倏起倏落，疾如脫弦之箭。若不是有火光照着，幾乎辨不出來人的面貌，趕緊飛撲進來的，竟是一位年逾古稀的出家僧人，身高七八尺

左右，紫微微一張臉面，長眉過目，兩眼神光閃爍，威猛逼人。光着頭頂，頭上已經受了沙門的戒法，身穿一件灰布僧袍，繫着黃絲絛，下面白布高腰襪子，灰僧鞋，背後揹着一個黃包裹，一隻棕蒲團，手中提一柄月牙方便鐮，這條方便鐮比較平常僧人所用大着有一倍，鐮身長達六尺餘，那鐮頭如同一個小杵箕，掛着鋼環。鐮桿是漆黑錚亮。鐮尾月牙刀子也加大，雪亮鋒利，在火光下，隨着他身形起落，帶起一縷寒光，相隔二十餘丈遠，眨眼間已經衝到山崗前，宏慈大師動手之間，發現來人，注目細查，不禁驚喜交集。趕情正是福建少林寺涵虛上人，萬想不到他老人家竟是趕到，這位少林寺得道高僧，一撲上來，猛喝聲：「孽障們竟敢這樣喪心病狂，爲那貪心不足的昏君效死力，不過，爲的博取功名富貴，可惜你們這般孽障們，竟忘了尙還有天良昭彰四字。」這位涵虛上人，在話聲中，把方便鐮一舉，已經撲向生死掌喬元泰，口中更招呼着：「展施主，請你暫收劍術，容老衲替你解脫這孽障。」鐵劍先生虛點一劍，縱身避開。涵虛上人這條方便鐮已經向生死掌喬元泰的頭上砸去，勢如泰山壓頂，生死掌喬元泰，以鐵骷髏鞭猛着往上封，他這才遇到了真正的對頭，他這猛往上一封，生死掌喬元泰練就了硬功夫，他這兩臂上真有千斤之力，趕到鐵骷髏鞭這一跟方便鐮碰在一處，噹的一聲，生死掌喬元泰幾乎把兩虎口震裂。鐵骷髏鞭險些個反把自己的頭頂砸傷，雖然把方便鐮封出去，可是他已經算吃了涵虛上人的大虧，生死掌喬元泰憤怒交加之下，他竟把鐵骷髏鞭的招術，盡力施展出來，但是涵虛上人那容得他猖狂，上人爲當今少林派中最著名的人物，以三百六十五手蕩魔伏

邪鏢，領袖少林派，這條方便鏢有六七十斤重，漫說是喬元泰這種本領，就是比他再高着一籌的，也不是涵虛上人的對手，他虎口已經被震傷，雖則靈暈施展，走了才十餘式，竟被涵虛上人以天龍歸海，猛虎伏椿，烏龍捲尾，這三手方便鏢的絕招，把喬元泰的鐵骷髏鞭，竟是震得飛起半空，這老頭子完全算栽在伏龍谷，含羞帶愧一聲不響，逃出谷去。涵虛上人舞動這條方便鏢，又撲奔了宏慈大師，這塞北金刀裘尙志，和大力金剛手彭萬川已經堪堪要得手，這位上人一到，宏慈大師立刻虛點一鏢，縱身退了下來，涵虛上人竟如同生龍活虎一般，力敵這兩口刀，絲毫沒把他們放在心上。這時陰陽臉子蔡金彪，一見生死掌喬元泰已經敗在這個和尙的鏢下，蔡金彪他竟是虛點一招，騰身縱出圈外，厲聲招呼道：「那個大胆附逆的僧人，朝廷對待你們，恩施格外，明知道有許多附逆之徒，隱匿沙門，主人寬宏大量，不肯過甚追究，如今竟敢這麼明目張胆來到金陵，助着叛逆朱德壽拒捕殺差，蔡大人現在情願認敗服輸，任憑你們逃出金陵地面了，不過將來的事，咱們再說再講了。」趕情陰陽臉子蔡金彪他不認識人，可認識這種少林派獨有的蕩魔伏邪三百六十五手神鏢，生死掌喬元泰，全敗在當場，自己就是再和裘尙志等一般人，勉強對付，恐怕也不是他的對手，光棍不吃眼前虧，並且更應了俗語說的了和尙，跑不了廟，跟着銅笛連鳴，塞北金刀裘尙志，大力金剛手彭萬川等一般人，全縱身撤退，那追風手柳雲台，也揸着亂點飛蝗韓驥，從山崗後轉過來，一同往谷口撤去，谷口的官兵，也隨着往外撤，他們還是決不利用箭手，因為知道這位涵虛上人的威力，足以制服弓箭的撥射，這陰陽

臉子蔡金彪，他存了一種毒惡復仇的念頭，所以毅然撤退，決不留戀，敵人一走，鐵劍先生等全向前拜見。謝上人相救之德，涵虛上人却向朱德囑手打問訊道：「朱施主，別來無恙，老衲奉掌教之命，嵩山傳法牒，知道他們定能爲佛祖効力，但是老衲北京城訪友之下，才偵知那貪心無厭的昏庸主子，竟是安心下毒手，要一網打盡，兩下祕敕盡選的是能手，老衲恐怕此番終歸要失敗在他們手內，老衲迫非得已，明知道此來爲少林寺要掀起一片腥風血雨，可是事勢所迫，只可聽諸天命了，連夜趕到金陵，福王早已昇仙，那水心亭不過是以福王的遺骨作餌，誘大家入網羅，老衲把骨罐盜來，帶到伏龍谷，總算是朱施主尙還沒落到他們手中，此地再不能停留下去，趕緊隨老衲回大碑山去吧。」朱德囑到此時已無法再推却，宏慈大師等更把淨業大師，心一大師，方玉川全接迎到山崗前會合一處。這時天已微明，這座伏龍谷就算是化成一片焦土，鐵劍先生對於此番事險些個把自己一生英名，付與流水。雖是涵虛上人一再相邀，請他到大碑山，瞻仰少林寺的聖蹟，可是鐵劍先生一再相辭，自己從此要歸隱天南，在苗疆歸化嶺，結茅廬以終天年。涵虛上人称宏慈大師等師兄弟四人，一同趕奔福建，因爲有掌教之命，叫他們隨着朱德囑一同要領受少林掌教的慈恩法惠，這位上人遂回轉少林寺，朱德囑也算是身歸淨土，賜名痛禪上人，可是少林寺一場大禍終不能免，直到十二番僧下莆田，火焚少林寺，那算是應劫罹難，本篇至此暫作結束。

黑森林 還珠樓主著

已出八冊

一—五每冊基價四元

六—八基價四元五角

塞外驚鴻 鄭證因著

已出一冊

基價 四元五角

烽火忠魂 鄭證因著

一—四冊(全)

每冊基價四元五角

白雲窩 翟潛息著

已出兩集

一集基價四元

二集基價四元五角

劍門俠女 鄭證因著

上下二冊(全)

基價 九元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烏龍山續集

著者 鄭證因

出版者 新流書店

上海新大沽路506弄96號

經售處

育才書局	育新書局	正氣書局	勵力出版	廣藝書局	匯文書局	元昌印書
------	------	------	------	------	------	------

外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御
朱生花
紀子

